



明齋先生集 卷二

行狀

卷二十六

~16  
2376  
23



和  
2376  
26-23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四十三

行狀

叔祖弼善府君家狀

公諱烱字晦叔號後村坡平人始祖諱莘達高麗太師至公爲二十二代世有名德事載史傳高祖諱倬大司成曾祖諱先智兵使祖諱暉 贈承旨考諱昌世 贈吏曹參判妣清州慶氏行副提學渾之女也公以 萬曆乙亥十一月一日生于漢城少學于宗室花川正壽鵬蓋以節行知名者也及長遊牛溪成先生之門先生每歎其篤厚以爲門人鮮及焉癸巳

樂善堂

和

月孺 卷四十一  
丁外憂血泣毀瘠形骸柴立猶讀誦不廢幾至喪明  
遂成平生之疾庚戌擢第選補承文院副正字壬子  
陞著作癸丑擊臣顓國謀廢 母后其徒李偉卿等  
十九人者首投兇疏朝野莫敢誰何公乃與嚴惺權  
鑊等數人一會並停十九人舉於是羣兇鼓吻而中  
傷之削奪官爵甲寅敘陞博士其年六月陞成均館  
典籍七月遷司憲府監察乙卯移戶曹佐郎羣小復  
逞前憾削去仕版公見時事昏濁絕意仕宦丙辰斥  
京第退居畿莊凡八季癸亥 反正人謂公宜踐華  
顯而有甚之者出爲京畿都事蓋公先是於一酒席

言朴錦溪東亮對獄置辭之非朴之族子適在座聞  
之故其親友恐公之入臺不饒也爲之周爰而沮之  
公不少蒂芥儕流有勸公棄不仕者公曰此亦分外  
猶恐不職耳已而疏陳畿內民瘼累百言甲子之變  
公與監司李曙有不合意見遞遂奉老徒步趨 行  
在除工曹正郎還都後始拜持平頃之遭內艱丙寅  
服闋連除刑曹正郎掌樂院僉正尋以持平歸掃先  
壙仍告病免己除禮曹正郎丁卯正月間有虜警奔  
問至水原 大駕已入江都而 世子分朝南下沙  
溪金先生爲號召使啓請公爲從事官公遂徇湖邑

募兵糧已而虜退兵罷隨號召使入朝除分兵曹正  
郎移工曹遷司藝戊辰陞禮賓寺正出守益山郡郡  
卽馬韓舊都也大家世族皆處邑底伺候官家一動  
一靜而是非之太守鮮有完人及公蒞之無敢疵議  
誦其清德不衰有一氓鄉里所不齒者上書多所指  
摘並及政令之失得一邑羣起而請治之公曰無以  
爲也君子不以人廢言不但不之罪仍採其一二言  
用之人服其雅量有兄弟訟者公詰其弟曰汝何訟  
兄曰不分我父財問其兄曰何爲不分曰父命也不  
敢違也公乃責之曰汝弟信有罪矣汝父之不子亦

過矣古人有不從亂命者獨專父財使弟飢寒於汝  
安乎雖爾之財亦可分也爾等昏塞陷於不義而不  
自知皆當伏八刑而不教而刑吾亦恥之爲陳人倫  
而遣之明日乃來請分焉全州有一強暴者乘夜劫  
人之寡不遂反被迫逐遂欲自掩而反中之殺其妻  
以速訟聽者莫察幾殺無辜公灼其冤狀而出之辛  
未上封事累千言陳軍民積弊壬申有不快意棄歸  
田園癸酉復敘 宗廟署令成均館直講俄拜掌令  
兼春秋館編修官時使臣申得淵失辭虜庭人莫不  
痛駭而未有言者公乃論其奉使辱命之罪大司憲

姜碩期以申之姻黨曲為庇護反加訛詆公遂移告還鄉甲戌復除尚衣院正成均館司成還掌令時有大赦自上特命宥佶億健等仁城君臺閣爭執之鄭公蘊都憲以臺論為不可眾遂譁然攻鄭公止之不得即自引退丙子春虜使持僭號書來誘我使之款賀上赫怒斥絕之教諭八方勗以大義未幾廟堂復倡羈縻之說朝野憤切公以濟用監正復除掌令而不之言人或疑之公曰我豈不知義利之辨者但今廟謨之不競若是而羈縻之說牢不可破自春絕和之後朝野洶洶莫保朝夕而曾無一毫備禦之

策今我雖言遣使之不可無濟於事必當如家兄所言大警動大變革之道然後可也而不得見用吾復何言時公之仲氏八松府君為諫長極言振作之方不報語見八松行狀遂遞為宗親府典籤移拜侍講院弼善是冬十二月虜果大入朝廷欲入保江都十三日先奉廟社主出十四日世子謂公曰弼善老病宜護嬪殿以先即朝公乃陪嬪殿行亭午大駕始發纔出崇禮門聞賊已迫沙嶺遽回鑾幸南漢山城世子百官皆從之公與翊衛司官數人陪嬪殿行遂入江都長直禁內時檢察使金慶徵副使

李敏求專擅諸事莫有措爲羣情痛憤尹相昉令敏求號令畿輔進援南漢慶徵曰我亦當往旣而無渡江之意湖西官軍敗報至分司又令敏求出按湖西敏求徘徊江上不卽發欲并其妻孥而去尹相知其憚行召還公乃上書分司略曰金慶徵自請渡江而遷延數日竟寢其行李敏求不可一日留而遲回不發竟乃召還閣下過於仁恕而少於剛果任其自恣莫之裁斷昔先相公當壬辰之亂挺然擔當不避嫌難凡諸區畫決意行之所以能贊中興之烈而樹不世之績也大臣當國之道不當如是耶今宜急令兩

察開衙津頭逐日視師整治兵船設防備械爲進援南漢之計不可袖手無事坐費談笑而已尹相頗不悅而兩察憚其斥己顯加辭色公謂人曰朝廷不擇人此輩爲檢察浪子宰相何能爲乎自此大爲分司之所嫉矣丁丑正月廿二日賊猝薄甲津諸將禡魄一賊登岸而檢察已棄軍而走矣嬪殿欲自西門出避未出門賊兵已逼城嬪殿還入而宦官獨奉元孫出門呼曰獨我奉行似爲孤單朝士欲往者宜同行李公時稷聞之謂公曰子盍行乎公曰吾奉世子命陪嬪殿而來今有難不死雖扶護元孫亦苟

免也不從是日午後金相公尚容自焚於南門日漸  
黑賊火四起城中鼎沸公與李公時稷及宋公時榮  
坐北城上約與同死俱縊於松林爲李公從吏所救  
解因止於城東李公所舍翌朝又詣嬪殿則賊已呼  
洪賈及懷恩君等出見而誘脅之分司約以媾和尹  
昉韓興一再往復矣公乃出與申恂坐恂曰是和名  
義何如公曰不須問也昨夜尹相欲埋 廟社主於  
松間守卒以藁索貫 木主而行人臣見此何用生  
爲遂還于李公舍李公曰吾輩昨欲決死爲人所救  
見此景象如何又翌朝尹相以 兩大君詣虜營於

是賊兵入城賊將直據正殿中分城以處我入置嬪  
殿於西偏嚴兵圍守禁我人之出入自作信標數十  
書以蒙書以給宮中傳命之人欲入宮中者借著此  
標方許入門於是自宮中有令曰士大夫欲入宮者  
皆入公曰我則當侍嬪殿卽整朝衣佩劍而往至宮  
門見出入者必令著標公遂不入而退是夕賊迫嬪  
殿出城侍講院陪直軍人梁德立者走報公請行公  
曰吾與其見俘受辱寧死於此吾何行乎廿五日宋  
公先自縊俄而李公繼之公驚起抱尸大慟卽取其  
繩自縊李奴又急解之翊衛姜渭聘李惇五等共來

相守翌朝賊眾迫驅城中人出城公引佩刀自剄未絕乃憤罵曰我恨刃短不能絕吭即死豈其從汝也賊奴須速殺我遂與姜李二人同時被害實 崇禎十季正月二十六日也黃中軍善身之妾即姜之婢也黃戰死後依姜司爨姜與公同舍故備言公臨死時事賊退歸葬于尼山接杖山先壠之右 孝宗大王即位之人季贊善宋公浚吉於 榻前啓曰死節之人朝家盡行褒崇之典故弼善尹某與翊衛司官姜涓聘李惇五等同死姜李二人則皆因其子陳疏已蒙 恩典而尹某則尚未及焉當有追贈應教趙

公復陽亦言之 上允之於是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兼經筵參贊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令 上二季副提學俞公榮又於 榻前啓曰臣奉命江都見所謂忠烈祠者即祀丁丑死事之臣故相臣金尚容判書李尚吉及沈覲李時稷宋時榮等諸人而尹某權順長金益兼等不與焉物論甚以爲歉尹某以宮官入城城陷之日即不食及敵兵之將撤也堅卧不動被其殺害節義較著似當並享矣 上又允之蓋自公歿後二十季而國家哀榮之典略備焉公資稟敦厚器宇寬和忠勤周慎節儉謙虛乃其



素性也平居未嘗疾言遽色處兄弟怡怡接賓客由由鄉黨宗族之間一待之以誠眷顧軫恤必先其貧困者至使奴僕亦常推恕而容貸焉其居鄉也和光同塵不以賤惡而碎焉村氓野老莫不尊親之公嘗避兵去里寇退使奴先返東作則鄰人已爲之耕種而待之矣其爲官也不卑冗散不憚勤勞退然自守安分知足無汲汲進取之意在臺閣不爲苟合亦不爲立異爲近名事不飾邊幅不露圭角一以誠意行之其在郡也專務忠恕不尚威刑亦不肯作意干譽始至民莫之知久乃益服拙於催科民自赴期沉靜

無爲事皆辦治爭訟不煩岸獄累空公乃言曰吾爲郡五季無他治效然不殺一人是吾幸也及公棄歸攔道請留後聞公喪傾郡弔賻公少壯篤學著功於眞實地俛焉孜孜力行不倦晚節雖不爲刻苦工夫而循循雅飭不離規矩每朝必正方冊觀聖賢書以自省雖親友莫能盡其所存而獨沙溪先生亟稱於人曰尹某眞善士也世莫識可慨也云其居貧晏然無所營爲茅茨蕭然不蔽風雨四壁徒立蔬糲不繼而處之泊如未嘗有戚戚之容內外無間與物無忤無賢愚戚疎俱得其歡心焉聞公喪者雖遠人無不

戚嗟曰善人不得考終天道難諶矣其弔之莫不出涕盡哀焉淑夫人海平尹氏僉知中樞府事皖之女文貞公根壽之孫舉四男四女男長曰元舉自禍故後屏居不仕朝廷累以憲職及侍講院進善徵不起次曰仲舉早卒次曰叔舉 孝宗末季錄用死事之孤除司宰監參奉己而遭 大喪差 寧陵國葬都監監造官竣事疾作卒季曰季舉出爲族父爛之後實奉公會祖兵使府君祀女婿長曰宋時瑩進士亂後除大君師傳不就而卒次曰金植義禁府都事次曰金光岳次曰金道凝皆士人側室三男曰東舉五

舉八舉孫男五挂掄拊潁撒女五婿曰金華鎮閔仲才金世聲崔是翁金桓瑞外孫男女及曾孫以下多不盡載始浦渚趙文孝公撰墓誌我仲父童土府君述行狀未及脫藁而卒今進善叔父命拯踵成之將以請銘於作者拯不敢辭謹就仲父草藁而叙次如右仍伏惟念我先君子實經江都之難嘗欲追記其事變本末以示子孫而未及就然竊嘗聞語及其時事矣當賊圍之初合也 大君使珍原君世完於行在時祖考八松府君扈 駕在南漢先君子往辭於公曰江都已陷南漢且危欲隨珍原行覓見病父

而死如何公曰在此亦死在彼亦死等死得見老親而死不亦幸乎必往也遂與之訣曰汝見吾兄爲言吾之定死也蓋公自議媾之後不復入分司其己以一死自靖者如此 孝宗朝先君子累被徵命既於辭疏明公致命之節而又與同春宋公書有曰仲父始與常僕約爲同決而終與姜李殞於兵鋒朝廷旌閩常僕 贈官姜李而仲父獨不得稱焉變初姜李兩子陳疏自明而從兄則以爲臣死於國豈其爲名乎若其褒勸之典則自有公議非子弟之所敢干也此言則誠爲至論而其在國家隱恤之道不可謂無

所闕也仲父之死議者皆以爲晚矣然巡遠之死不同日而紫陽之筆不曾分別則君子之許其心取其大節而不苟責其早晚之間者可見矣又曰仙源相國南樓之焚從死者衆故上下多有疑之者若無朴四宰疏明其當夜去就之謀則是非未易定也李尚書尚吉逢箭之故當初多有貶議者若不知城陷之日自外入赴之實則人言何可止也仲父始則慷慨呈書于分司終則相攜約死於常僕若不論其始終之本心則其處死得失未可定也高明平日之見以爲如何也時宋公在講筵爲之敷奏而有 贈官之

命焉嗚呼栗谷李先生有言曰夫苟生與立節只在怖死不怖死而已二者素定于內非一朝可取辨當時江都之役如無必死之志則實有可活之路其賣城降虜屈膝偷生者固不足言矣如或以扶護元孫而免或以老病引去而免或以脫身獨走而免士夫之如此類者何限公獨確然不動以身殉義而止非夫取捨之分素定於中惡能從容於顛沛之際如此哉世俗之好議論者以先後早晚爲一大事輕加軒輊於其間先君子常以爲慨然幸賴宋俞諸公前後陳聞而兩朝之褒嘉隱崇久而愈章在公雖未

必以是爲加損庶乎可以爲萬世人臣忠義之勸矣拯以罪逆餘喘方居堊室不敢文其言以重不孝之罪只以家庭平日之教涕泣而識之于狀末以俟夫採擇焉

吏曹正郎俞公行狀

辛亥

公諱命胤字胤甫俞氏籍杞溪者自諱義臣始在麗朝代有名人其後至景安公諱汝霖肅敏公諱絳仍父子顯於我中明之世肅敏之孫有諱大徹遂安郡守贈吏曹判書卽公之曾祖也祖諱養曾通仕郎禮賓寺參奉贈吏曹參判考諱榮嘉善大夫吏

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春秋館事藝文館提學成均館大司成號市南妣貞夫人李氏諱山岳之女公市南先生之長子也以崇禎己巳五月壬寅生于水原之西村里第丁丑從先生南遷于嘉林己而先生自嘉林卜居于錦山之麻霞山下與吾先君子隔溪而住焉公年時十三矣與拯爲同年同月生而長於余十日於是與之同學業先君子有時出外則余就公所而學于先生先生有時出外則公就余所而學于先君子其寢處飲食未知其爲異家而兩父之所以教育之者一視而無間焉如是者六季遍讀四書

三經而成誦焉公甫成童時任氣放逸不肯入槩度先生教之甚嚴拯在門下未嘗一日不見有義方之訓當其痛下鉗錘也傍人亦爲之悚脅及其稍長能折節自修飭動止舒重克肖典刑人之知之者以爲非先生無以成就公而公之變化氣質亦非常人所能及云弱冠累參解額甲午選明經公講畫少而才名已著人多指目既入試所考官有物色之意公知之不製而出人以爲難擢丁酉文科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明季秋遷侍講院說書今上在儲位公嘗講大學啓蒙等書爲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分

配節氣之圖以進又進曰經傳固是根本而史書之  
可以覽戒者亦不可不早講也 上優納即兼講少  
微通鑑明季薦入藝文館爲檢閱俄遷承政院注書  
己還史局陞待教庚子秋以奉教曝曬寶錄于赤裳  
山城時歲大歉復命疏陳沿路聞見兼及賑荒之策  
多蒙採施辛丑正月轉成均館典籍歷司憲府監察  
兵曹佐郎成均館直講司諫院正言爲兵曹也以軍  
色郎涖職嚴明親操簿書勤謹不懈洪相國命夏時  
判曹亟稱之秋歷司憲府持平復拜正言時有一宰  
臣以欺罔逮繫公啓論重臣雖有罪不宜拘囚 上

方盛怒意公私護命遞職竄邊賴大臣救得己是後  
數年不得敘甲辰先生捐館舍公扶櫬歸葬于嘉林  
七山之先塋明年副提學趙公復陽於 榻前白先  
生盡瘁以歿家貧無以爲祭 上命本道特賜饋奠  
之需公拜疏陳謝丙午四月拜弘文館副修撰下  
旨召即服闋之日也公以禫月未畢不忍遽就仕累  
疏辭 不允五月乃赴闕下災警稠疊國事多虞遂  
與同僚上劄極論振作修治之方因論大臣之失及  
一二人不合備局者被 嚴旨罷官而歸清論多之  
自是連擬清要 天點爲之久曠明季正月除兵曹

佐郎適有親濟不得赴四月拜吏曹正郎公歎曰世道日艱才識難逮家貧親老忠養無時吾寧辭內居外姑以遂吾反哺之願可乎以書來質于先君子先君子答之曰不亦善乎得一靜僻處及時進學亦一事也公入京謝恩卽陳情乞縣六月除洪川縣監時有泉漳華人漂到濟州朝議將俘送于燕公自以曾經侍從事有可言不可以外官自沮乃慨然上疏極言其不可不報既赴任嚴以蒞下慈以恤民治事之暇未嘗廢佔畢奉迎板輿備志物之養務以歡適親心所納履穿欲到襪或勸改之公曰余爲親得邑

奉養之具雖不可不盡心力至於爲身之物雖毫末誓不近之本邑例以烟戶收合米穀以供官用公盡蠲之嶺西十邑被災甚酷公爲請于廟堂量減其賦役峽民賴焉十二月丁大夫人憂奉喪歸以山家言先山季運不吉改卜新兆因廬于墓下朔望則歸拜几筵公自在前喪過毀幾不勝至是一禮益不懈期季而病作竟以己酉正月十七日歿于廬次用某月某日葬于新兆某向之原公爲人矜莊有儀專確有守絕無僂僂皎厲之意遇事自信無所顧避嚴於自守嘗誦肅敏公之語未嘗踐權威家門庭者以自厲

待人接物敬而有禮平居罕言人過或言他人疵累未嘗酬答嘗曰言語禍福之機也不可不慎隣人有一家爭財者欲就公辨其是非公曰事有曲直自當知之何爲向他人爭辨其人慙而退不敢相訟至於孝友之行出於天性先生寢疾累月公謁醫檢方竭誠盡力吹薪燃鼎躬自煎烹藥必嘗而後進間則號泣祈禱衣不解帶食不以時既疾革斫指出血和藥以進先生力疾顧視曰是汝之血耶久病與暴疾異非血可續且命在天然爲之一飲越二日而易箒謂侍者曰吾病昨將絕由兒誠感得至今日聞者莫不

泣下其事大夫人敬愛備至左右戲娛欲親之喜無一毫私儲有得輒獻以養其志以資業素寒弟妹俱幼經紀庶事不令其憂衣食與諸弟處主於恩愛不拂其意怡愉湛樂起處與同衣履僕御不知其有常主也其居喪也經帶不脫饋奠必躬朝夕上塚哭必移晷雨雪疾病不廢前喪外除僅逾季而遭後喪執制不少變日益柴鑠人莫不危之或請其歸家調養則輒拒之曰豈可以身病離墓側乎及其病不可爲矣猶曰死生有命何足怛也淑人來止傍舍泣請入訣公不許命子書示曰古人愛人以德廬次豈婦人



所來耶既絕而復甦法然曰今日乃望奠也諸弟行  
事耶命取衰服置之頭上此卽卒前二日也嗚呼一  
息尚存不忘其孝卽古之卓行何以加之自幼服習  
庭訓固己不遷於異物而看書進學晚而彌力其在  
憂中哭泣饋奠之外未嘗不對方冊於周易及二程  
全書朱子大全等書用功尤深沉潛反復講究不怠  
蓋不安於所至而益求其進若天假之季其所就殆  
不止此當其病劇遺失也命出書冊曰聖賢書在此  
何敢放心臨歿顧戒其孤曰事先盡其誠平生勿近  
非義之物簪組則非所貴也不亂於死生之際如此

亦可以驗其所得矣嗚呼先生以仁厚盛德不得享  
期頤之壽咸謂未食之祿應在後人而公之兄弟者  
俱能飭行勉學質有其文庶幾終成遠大以顯先生  
之世而乃相隨滅性禍至此烈此何天道耶痛矣痛  
矣淑人南原尹氏牧使衡聖之女生一男一女男曰  
相基方公之疾亟與其母淑人俱割指進血至性類  
公而又能有志於古人之學是殆承兩世之餘慶而  
立公之家者也女適宋茂錫相基將請銘於師門以  
表公墓而託余狀公之行噫此實後死之責也何忍  
以不文辭遂撫相基所記而添以相基之未及知者

論次如右庶乎微惠鴻筆以垂於不朽云

進士俞君行狀

君諱命弼字直甫市南俞先生之中子也以 崇禎  
庚辰正月癸亥生于嘉林七山之寓舍前期先生適  
出外夢人若以家中有異事催其歸者其日又夢有  
黑衣人狀甚奇自空中降于庭而君生焉是以小字  
曰得人纔免襁褓便有至性嘗隨先生往比鄰屬新  
雨小溪水漲臨渡牽衣而止之曰水溪恐不測時君  
方三歲矣自四五歲能聚字成文一日見小僕蓬頭  
指曰此正似有巢氏家也家人賞其警敏七歲先生

自錦峽還于林江在途見石佛先生指而問曰物皆  
有父母彼亦有之乎君對曰萬物皆以天地爲父母  
也先生喜之以爲李鳴谷未足多也是季先生宰務  
安嘗有客來當寒而衣甚薄君請贈一衣先生歎其  
有憂人之仁爲與之當捧糴君在坐側冬日甚寒見  
小民懸鶉就囚進前密白曰國穀雖可督恐彼凍斃  
請姑罷遣約以速輸不納而後懲之未晚先生大奇  
其言爲皆放送蓋其慈良之性得於天者如此見人  
有殺害生物者必爲之惻然動容而告止之見疲癯  
行乞者必欲施與無所惜已有玩戲之具傍人或欲

之則即與之不畱以此父母特鍾愛之然君不敢恃愛而慢或戲嬉有不合理者先生一加戒責應聲而止後不復爲先生嘗稱之曰此兒自幼未嘗見有非僻之事勸學之際不費一撻真美質也庚寅春先生以議大行徽號忤旨有行遣之議君方授讀古詩適有父子相離之詞忽伏冊而泣問其故對曰近聞大人將有遠謫方以爲憂今見此詩於心戚戚不能自禁也是季冬先生竟有穩城之行明季九月君隨伯氏艱于配所未數日先生內徙寧越又明季十月先生蒙有歸田君學于家庭未嘗出入隨伯氏同業

雖友愛甚篤而恭畏亦至嘗與羣兒遊戲伯氏見而責之未及止又被責既已自訟曰長者有教而不能即從致煩再三耶戊戌先生起廢還朝被親擢專委籌司公務煩劇逐日當曉赴坐君晨昏侍左右於飲食服用手自供奉未嘗不適志癸卯冬先生有疾易簀於明年二月君侍疾憂遑煎迫未嘗解衣及遭喪哀慕號絕如不欲生與伯氏居廬執制不懈人以比諸二連伯氏嘗毀極委頓君竭力醫藥親自扶持以至於愈丁未春大夫人猝患風證證甚危急君終日達夜不離側者累月是冬大夫人卒於伯氏洪川

縣衙扶襯歸葬所卜新兆距舊山十里爲廬于墓側與伯氏同處只以一蒼頭相隨其居處飲食有人不可堪者親知之來見者莫不愍然憂之未幾果相繼疾作君以己酉正月十三日歿於廬次而後四日伯氏繼殞遠近聞者爲之哀痛病亟其孺人欲來供藥物君輒拒之曰廬次非婦人可近也噫若君兄弟真可謂死孝者矣君年十八發解鄉試二十一爲進士壯元君才藝早達妙季魁一榜人皆豔稱而君未嘗以是有自矜色士林推以爲太學掌議君固讓不就君不喜交遊非有事故不出門人或尤其乖俗且疑

其志亢君謝曰吾豈敢如此只以性本拙約不能矯爲耳平居唯以事親讀書爲事至於生產財利絕無所入其心雖槃纏在身泊如也對人諄諄款洽若無圭角至當是非之辨介然有不可亂者此又他行之可見者也嗚呼以君之美質至行生於積善之家又養之以正文之以藝是宜立身揚名以終其孝又推其仁愛之心於人必有所濟而天不假之以年中途不幸秀而不實此古人所以有憾於氣化之不齊也抑聞家弟推嘗侍先生先生一日乘醉指君而言曰咄哉未知吾先爾死耶爾先吾死耶今見君之弟所

記先生語亦謂其嘗憂不能遠到豈有以先知也耶  
嗚呼惜哉君娶驪興閔氏庶尹燾之女生二女一男  
一女後君一年而夭男曰敬基明粹可望君其不死  
矣夫拯自幼事先生如吾親又與伯氏同季生故君  
兄視余君之季起甫記君之行而俾余文之顧不能  
文何忍辭也遂略加叙次而附以所嘗聞見者以俟  
夫採擇焉其世系則已悉於伯氏狀中茲不重述焉

尚州牧使韓公行狀 壬子

本貫清州

曾祖諱敬男 副司直 贈領議政

妣慶州金氏 贈貞敬夫人

祖諱應寅 右議政清平府院君諡忠靖公

妣全州李氏 貞敬夫人

考諱德及 嘉善大夫同知敦寧府事清寧君

妣光州金氏 貞夫人

公諱壽遠字子耆韓氏籍清州者始於高麗太師蘭  
八我 朝有諱確佐 光廟位左議政諡襄節司直  
公即其五代孫也忠靖公及清寧君俱有碑誌家世  
德業載焉金夫人沙溪先生之季女以 萬曆壬寅  
六月丙午生公於京第自幼沉重端慤長於卿相之

家而不喜華靡一家皆以克肖外翁稱之先生亦愛之教以文行別賜臧獲以獎之稍長盡受論孟諸書又造鄭守夢之門而請益焉 崇禎癸酉中司馬兩試遊國庠乙亥與諸生倡粟谷牛溪兩先生從祀之論疏五上不得請而異議橫生時有慶科公與儕友皆不赴試以見志明年丙子春除 康陵參奉亦不就冬有虜變難定後仍不入京僑居湖右者四載庚辰除四山監役以親老就仕辛巳陞司憲府監察壬午自工曹佐郎出補禮山縣監為政精密吏戢民服戊子秩滿遞歸己丑歷義禁府都事司導寺主簿庚

寅陞 宗廟署令出守安城郡郡有沙溪先生遺愛居之一季人以為恤民厚俗之治不墜餘規也有一妖覘稱以符水療病誑誘閭里京外士庶莫不奔波所在如市公捕而杖殺之聞者快之翌季罷歸甲午拜江華府經歷時 孝廟銳意修繕而府即京口保障也公奉箋詣闕 上特引見詢問桑土之策公即奏請養木摩尼山以備他日設柵廣造佛浪器兵器之名以禦津邊馳突設塚沿海三處以扼要害 上是之即命施行而主事者怒其不先白己也不數月因微事啓罷之乙未敘復戶曹正郎自守甚嚴侵漏弊絕

明倫彙編 卷四十三  
老吏傳言近世居是官者無及者云丙申五月出拜  
天安郡守洪相國命夏時判曹以勤幹廉明啓留之  
或以公之親老急養爲言洪公曰爲國難顧私也丁  
酉拜利川府使畿邑軍政拋棄侵虐多歧公撫御得  
宜宿弊悉革庚子六月以外艱去官卒伍輩爲之別  
出力樹碑以誦其惠辛丑疊遭內憂癸卯服闋卽除  
漢城庶尹未及出謝拜大丘府使府素稱劇地且在  
營下公事上官未嘗屈意治豪右未嘗饒貸他邑滯  
訟皆歸之負者不敢誦嶺南士俗乖誤聞見陷溺公  
躬蒞學校導牖之意出於至誠人心信嚮風習爲之

漸變乙巳以軍器精備 賜表裏丙午以捕斬獷賊  
命陞資公蹙然曰爲民除害居官繕兵自是職分事  
敢望褒賞耶戊申秩滿遞歸己酉又拜尚州牧使尚  
南方一大都會也有糶穀四萬餘斛而歲糶僅萬貢  
布數百餘同而逋負過半成一弊邑公始到勵精釐  
正雖有病未嘗一日廢視篆左右或勸少休公不聽  
曰吾季雖老何可食祿而怠事遂以勞勩疾劇是季  
十二月丁卯終于府第壽六十有八庚戌二月甲子  
返葬于南陽柵峴先兆之下向坤之原公稟性易直  
不事邊幅孝友誠信得之於天事兩親五十年志物

之養無所不備清寧君老喪仲子致阿堵患左右無人則不堪湮鬱公終日侍側或使女奴絲竹或使子弟詠詩設戲務欲得其歡心在家在郡頻設小筵而必邀致清寧同庚之友以儆洛社故事清寧與金夫人皆壽踰大耋值俗所謂回春之日公悉請親戚賓客設三日大宴獻觴稱慶公時在地部胥吏輩爭進宴需公一切却之曰享親之物安用苞苴皆自家供具極其豐潔其忠養不苟類如此及居憂公季已不毀而執制愈固自襲斂至引窆躬致誠慎無有憾悔哀泣踰節兩眼幾枯前後喪四年之內長處于次足

未嘗一及內堂祭祀之禮一依沙溪先生規模先代所行或有未合者次第變改而行之宛轉使人不見其迹追慕之誠久而彌篤其出守南州展墓而行也涕泣悲感有不忍遽離之色執御者亦爲之含淚愛弟妹甚至或有過失亦必從容告戒未嘗嚴訶峻責遇宗族以敦睦待僚友以和敬居家鞭箠之刑不行於僮僕在官暴慢之色不及於下吏此皆公實德之可見者也其爲郡邑也未嘗以苛刻爲能惟以紓民力奉公職爲心所至修鄉約宴耆老捐己俸助營儒宮而勸邑子以學躬履田畝以均民稅而常集金矢



之八代蠲常賦獄訟得平儲侍無缺前後六邑常有去後思至於清約之操不爲皎厲之行而世傳田宅無所增益子女甚多而不別治財以立產業身後家事益落而人或不之知蓋以平生對人未嘗言貧故也自以負抱未伸居恆篤志肄業不以晚暮自弛而九試大庭竟不偶先輩莫不嗟惜焉雖從事公車之業而自少知有淵源之學心誠慕嚮之沒身不衰朝夕口誦中庸大學章句至老而不廢教子弟每曰爲人之道在於爲己之學而已晚季嘗構小室於廣州墓下曰向日之仕爲親也吾年已老組綬亦榮矣吾

當於此逍遙耕稼以終餘日也計雖未就而志則如此云公娶咸平李氏莊襄公從生之後 贈左承旨龍溪處士榮元之女也養舅姑四十載主祭祀二十年常曰養親而食無兼珍則非養老之道也奉祭而臨時取具則非奉先之禮也衣不求華食不厭貧而甘旨之供蘋藻之需則未嘗乏闕也教子女以義接姻族以禮勤紡績之工遠巫覡之說閭內之治斬斬然尤慎於出納辭受之際不敢以一毫累公蓋公之屢典民社廉聲益著者亦內助爲多云己酉遭公喪哭泣致哀罕進水漿僅四閱月而繼歿臨終招致子

女於左右囑以身後家事從容不亂生於 萬曆庚子十一月乙巳卒於庚戌四月壬寅其年八月戊戌合葬于公之墓有六男三女長聖輔縣令次聖翼次聖弼先一季天次聖佑進士次聖佐生員壯元遭前後喪不勝而天次聖亮長女適李商雨正郎次適士人尹墩次適尹敬教縣監側室子聖謙聖輔娶監察李儼女生二女無子子聖翼子配夏婿曰李道昌朴壽祖再娶士人李光濟女聖翼娶參奉李峻成女生五男一女配虞配夏配商配周配漢婿曰尹自教聖弼娶郡守吳達天女無子子聖佐子配愈聖佑娶參

判洪處厚女生三男一女配義配道配文女幼聖佐娶郡守趙錫祿女生二男配休配愈聖亮娶參判李翊漢女生一男二女俱幼李商雨生二男馮涑尹敬教生一男一女俱幼拯之先君子與公為同季友事契甚厚而重以婚媾之好自幼習聞善家長者之風公之諸孤具公終始授拯俾為之狀拯不獲辭謹就諸孤所述而序次之如右以備採擇焉

海州牧使羅公行狀

公諱星斗字于天自號碁洲羅氏本出羅州遠祖天瑞仕麗朝有功位侍中封安川君食安定縣子孫遂

爲安定人安定卽今之比安也安川之後有曰世傑  
贈持平寔生三子曰長吟亭湜曰副提學淑並死於  
乙巳士禍李曰灑爲史官直書金安老惡又幾及於  
禍以典籍早劫後 贈弘文校理卽公之高祖也會  
祖允忱坐家禍見錮晚始登第官止學諭祖級輔德  
贈領議政世稱長德君子考諱萬甲刑曹參議 贈  
左議政忠孝氣節爲士類所推重兩世事行具載墓  
文妣貞敬夫人草溪鄭氏左贊成守夢先生曄之女  
以 萬曆甲寅二月戊午生公先是鄭夫人夢一大  
鳥蔽天問之曰鵬未幾公生仍以爲小字生而英秀

警悟異常守夢鍾愛之目以奇兒嘗遊嬉誤藝守夢  
所居齋閣之窓櫺守夢自外歸疑守僕之不謹將罪  
之公進曰吾實爲之彼則無罪也守夢大賞之曰此  
兒良心直道已可見矣六歲爲馬嚙破左頰倉卒還  
貼癍痕甚險有一華人得華佗之術者見之曰吾當  
割之改貼俾祛其疵公略無怖色如其言治之果驗  
參議公喜曰此壯夫所難而兒乃能之古人刮骨誠  
亦易易也公幼有至性十歲隨參議公在驪江莊舍  
夜失火鄭夫人旣出覺子女未脫將還赴烈焰時公  
之季妹纔四歲公負而出曰吾與妹在此守夢之喪

也公之仲妹方患痘而參議公及鄭夫人俱赴喪次  
留公看救晝夜不去側至病瘥而不食魚蓋以俗言  
痘忌故也病已則恆在喪側哭泣助奠如成人諸長  
老來弔者皆異之十四歲鄭夫人患口眼喎斜醫言  
生鵲割其腹貼之則可治公以手奉之經二晝夜人  
以爲難祖母金夫人季高廢視如膳服卧起之節參  
議公常在傍調護嘗承命試士北關公替侍其側扶  
持供奉靡不順適及參議公還金夫人迎謂曰汝有  
是子吾雖離汝可無憂矣公嘗有疾淹沉經年諸醫  
皆危之公恐貽父母憂每強食和顏以見曰吾病吾

自知之豈可輕動於醫言况脩短有命願毋以爲念  
也公器局夙成隨參議公在江東任所內外族黨來  
者常充堂參議公聽政少暇使公接應公周旋酬酢  
各適其意無不感悅稍長參議公委以幹蠱之任公  
讀誦之暇總理家政上自奉先祀以至接賓客馭臧  
獲體行無遺闕始學聰敏過人八歲能誦詩甫成童  
遊於張谿谷鄭畸庵之門二公亟稱之以爲不但文  
藝也士多折行輩與交者始婦翁慶川公聞公名欲  
婿之自來呼公出公時習字盤礴母夫人使之盥濯  
更衣公曰修容以銜人豈丈夫事也人以爲有坦腹

明齋遺稿卷四十三  
之風云參議公乙亥抗疏忤旨挈家歸郊墅未幾  
有丙子之變自田間單騎赴扈公當以百口避兵間  
所往參議公曰汝之識慮出人豈待吾指揮但江都  
則士女財寶之所聚賊必欲取之且守臣匪人慎毋  
入公負先世木主扶老攜幼轉往湖右終免於難其  
入海島也舟閣於嶼沙鼻載在頃刻一船皆號哭失  
措公獨自若端坐祝天適潮至舟得無恙未幾祖妣  
金夫人卒先是參議公爲親歲修甚備避兵之日公  
盡載以隨故雖在搶攘流離之中附身之具得以無  
憾丁丑冬參議公爲脩却者所誣被逮謫嶺南之寧

海越四年庚辰蒙宥仍僦寓安東時金文正公亦屏  
居于此公仍出入其門特被眷許壬午參議公卒于  
寓所疾革公刺指進血羈旅異地四顧無助而送終  
之禮戚易咸備奉櫬歸葬于廣州先塋乙酉外除公  
自經丙子以後棄公車業不事至是以大夫人命復  
就場屋中丙戌司馬公在弱冠已負才望甚重晚登  
上庠又不得居前列談者以爲屈時國家有姜氏之  
獄公入泮中唱叫闍全恩之議諸生畏縮莫有應者  
同志若干人推公爲疏頭刻期將會自點時爲首相  
聞之使西銓除公爲翊衛司洗馬蓋以沮散其論也

公恥之不欲出諸親舊以爲必速禍白大夫人力勸  
乃罷勉拜命序遷侍直副率秋陪 春宮參會盟祭  
錄寧國從勳戊子陞衛率轉翊贊己丑移戶曹佐郎  
曹事亟辦長官元相斗杓服其才每稱其可大用己  
而出監鳳山縣縣地大俗悍素號巖邑公首以正風  
俗懲豪猾爲務訪民所疾苦者而變通之倉舍燬於  
兵燹每季役民苦覆邑人病之宮家及軍門屯田幾  
遍一邑民多投入其中官家莫敢何問公始至即營  
置倉庫累十間搜屯民以均民役治其尤橫恣不聽  
令者視篆一晷政舉而民安之有柱英者縣吏鄭行

奴也先是投入麟坪大君家反噬其主至於徙邊公  
聞而憤之柱英恐公發其事遣人潛訴于大君大君  
令本縣送柱英柱英得官令故遷延不行適大君赴  
燕卽迎謁于中路誣本縣不許送己公聞之逮囚其  
母大君之褊裨有宿憾於公者入告大君且激之大  
君怒使公盡囚其從者曰使我不行然後可快於  
心也公欲面陳曲折則拒不見使悉驅其隨行吏卒  
納於縣獄欲以此文致公罪副使及方伯以大君怒  
不已卽以不謹供億馳啓公於緘辭痛陳柱英罪狀  
直斥宮家不少諱該曹奏當 上以律輕教曰欲輕

已罪構陷大君其爲薄待侮辱不問可知遂命推  
該官而拿問公公置對又陳前後實狀上益怒必  
欲置重律李公墓祚入對曰此是羅某之子有乃父  
風言雖不中情有可恕上稍解曰此人曾爲春宮  
屬官予亦知其善人然竟坐奪告身是冬又坐海西  
逋糶事被逮編配海美縣明年辛卯宥還已而丁內  
憂啜粥蔬食之節一遵禮制丙申敘拜尼山縣監蓋  
自去鳳山至是凡七年而叙命始下公以長材利器  
旣久挫不自得顧無所施不以小邑自怠撫民訓兵  
威惠並行聽訟公明賦役輕廉遇旱虔禱甘澍輒應

勞農田間躬履四郊審災蠲稅惟恐不及一境之民  
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其去也爲之刻石追思之  
至今不能忘尤以興學禮士爲先務縣校舊無明倫  
堂公捐俸創建民不知役市南俞公記其事以美之  
居三季治爲一道最方伯御史相繼褒聞時尤庵長  
東銓以爲生民休戚係於守令不可不崇用循良乃  
白於筵中曰尼山縣監羅某治績藉甚播聞遠邇  
宜加獎擢以勸他人己亥正月超授海州牧使海是  
營下劇邑積弊如蝟公感激恩簡益思奮勵凡疵  
政痼瘼一切剗革倣粟谷先生鄉約之法以導率民

俗州有文憲石潭二書院而頽廢不修公爲之鳩材  
葺理以至邊劔之器無不畢備而摘罰院儒之假名  
濟私者以警弊習又謂牛溪先生嘗來寓石潭而尚  
無揭虔之禮一方之陋也遂倡諭多士妥侑如法院  
右有聽溪堂卽栗谷講學之所也公憫其將壞易而  
新之值栗谷諱日及節祀輒助以祭需又取守夢公  
所著近思錄釋疑四冊者與士友往復校訂捐俸刊  
行以貽學者其尊賢重道出於誠心如此己亥 孝  
廟賓天公哀慟不自勝以州之芙蓉堂曾經 宣廟  
駐蹕遂拮据改創以寓蒼梧之思歲庚子辛丑仍兩

年荐饑飢民望哺者以千數公捐衙俸爲粥以賑之  
朝夕躬莅必自嘗一器而後饋之別其農民助以種  
食倉穀旣盡則力請方伯聞諸朝乞糶江都米不憚  
躬涉海往輸之闔境賴以全活傍邑民間風全集者  
亦一視並濟頌聲大播兩西列邑自亂後畏鄰嘖倚  
閣戎政公以爲不可忘危首脩首陽山城訓練卒伍  
信川有金姓者與海人吳以札等有隙適到州見閱  
兵欲因此構誣走京師上變謂公與以札有異謀鞫  
廳據例請拿公 上不許及以札等置對告者自服  
就誅中外莫不感歎以公之所蒙爲非常之 恩云



明年壬寅有不樂意棄歸果川莊舍癸卯秋感疾公自始病自知不起謂家人曰吾先君以此病終且吾年已滿五十而吾先世享壽皆止於此雖俞扁何益是年十月某甲竟卒于明禮坊舊第聞者莫不痛惜十二月某甲葬于楊州豐壤先兆之側至辛亥十月某甲遷窆于栗川治東雨晚山已向之原去莊舍十里許配慶州金氏禮曹判書慶川君南重之女敦寧都正閔公有慶之外孫也生四男五女男長明佐次良佐碩佐女長適左議政金壽恆次適進士李師命餘皆天明佐娶左參贊同春宋先生浚吉女夫妻俱

歿無嗣良佐娶郡守金天錫女生二女婿曰尹可教次幼碩佐娶郡守具濬女以公命出爲其仲父後金議政六男一女曰昌集昌協昌翕皆進士昌業餘幼李師命一女幼公爲人俊爽奕奕不羣樂善好義出於天性其奉先也晨起謁家廟出入有事必告一禮不懈祭必齋沐隆冬不廢淨掃庭內外親莅備具至於鼎嘉俎豆之末無不檢視致潔祭罷不脫冠帶坐以待朝遇新物不薦不嘗先夫人臨終思西瓜節早不得進以此終身不忍食西瓜祭祀不許輪行曰非惟弟妹家力所不逮支孫以紙榜行事而宗家則不

開廟門習俗之弊甚無謂也其事親也常以順志爲心父母所命必曲意承奉晚侍大夫人每效老萊與弟妹子女作兒戲於眼前得其娛悅而後已其友愛同氣也聯牀並被怡愉甚樂疾痛飢寒視若在己與弟婦同爨數十年庭無間言析箸之際自占殘瘠不在應分者並取而均之諸弟無居第爲之各營於京鄉以居之宰邑之日必曰弟妹飢困不忍獨享也割月俸以周其急寒暑必資其衣服凡有所得先贍弟妹而後及於子女以至田園所收盡散與之不及長尺寸爲產業計撫育諸姪一如己出嫁嫁之資無不自

家取辦同春嘗曰此人卓行雖昔賢不過也其敦睦宗族也其貧者濟以衣食其有喪病患難者必盡力救之其良善而無依者取養於家教訓而成就之事舅鄭公盡其誠敬舅亦愛重異於諸甥鄭公既喪其子木川公託後事於公及其卒也公自海州乞暇往哭于東峽經紀葬事而還木川有一子繼天守夢之祀絕公與羣從上疏請于朝得立同宗子爲後其待知舊也一以誠信急難相救死必致賻奠執友之喪則設位而哭之撫其孤不替雖下賤若素厚者則聞其死爲之一再不肉在鳳山有友人姜文粹兄弟奉

親流落阡於窮隄公隨事盡力周濟姜君兄弟感刻  
深於親戚公歿之後稱慕不衰其當官奉職也隨地  
殫心前後涖邑至誠愛民或值歲歉賦稅率自官辦  
不徵於民最惡違道干譽之態治民御下一以嚴正  
其始人或憚之久乃悅服精力過人雖不察察筭計  
而錙銖不漏所在官儲充物事之可爲者不拘泥文  
法多以便宜行之至係民生利病則必力請上司得  
請乃已或至觸忤不恤也坐衙必正衣冠未嘗以褻  
服臨民春秋設養老宴下逮卑賤皆親酌而勸之民  
有以孝友著聞者月給米肉獎恤有加素嗜俗所謂

烟茶者然當公私祀事輒泮茹葷例停之在海州躬  
行釋菜諸生有犯戒者責而罰之因是遂絕不復進  
其厲志存誠多此類其居鄉接人也善者揚之不善  
者掩而教之有酒食必與共之無親疎少長咸得其  
歡心人無不樂就有兄弟失和者爲陳友愛之義垂  
涕而道之其人爲之感泣改行至於檢身操心以不  
欺二字爲本嘗曰吾平生制行唯在無媿於心少時  
侍先參議公有一嶺南名士來過旣去白于參議公  
曰觀其言動無非矯飾此必不吉之士其人後果以  
邪論敗有某人以儒學名動一世公嘗與交後乃寢

踈曰不可淡信也其人亦果自敗性不喜芬華常以侈靡爲切戒既屢典邑殿無良馬嘗謂諸子曰吾先世以清儉傳業至於吾身有媿祖先多矣若輩尤宜戒之諸子或造器用輒痛訶之曰年少輩此等玩好甚非美事也又曰雖紙筆之微須以毋求於人爲心可也在尼山命子良佐受學於吾先子之門勉以誠心事之因又戒之曰先收斂外面固好中心正直尤好嗚呼此皆公行業之可見者也潘南朴公世堅與公有伍舉聲子之好其稱公之言曰粹潔恢豁不爲表襮如見脩飾邊幅者恥之若浼嗜善若飢渴周人

之急如不及又道姜君文粹之事而曰嘗聞先人論儕友中能受人妻子之託而不以死生變者惟羅某可許即公之濟美又何媿焉蓋朴公即錦洲君烜之子而錦洲與參議公爲知己友云又曰公素所慕者先正性理之學而源於家庭之訓故其踐履篤厚表裏純慤居家之行莅邑之政出人如此云觀於此言蓋公之本末略備矣公與吾先子少時以世誼相好及公之來宰於此邑也既懸榻以禮之又遣子而師之情意遂淡拯兄弟亦夤緣獲私辱知甚厚又與良佐遊重以婚媾得公言行益詳良佐將請墓銘於作

者而託拯爲之狀拯以不文再辭而不得仍竊惟公孝友之懿氣義之高豐偉之儀華彩之才有質有文足以標顯當世而其器幹才略亦復絕人遠甚若使公早致其身於津路得以展布其所有則其功名事業豈不益蔚然可觀也哉顧局於一科仕止州縣而壽又不永遽齋以沒地是則非夫所謂有命存焉者耶謹就良佐所纂輯者序而次之而附之以聞見所及如右以俟立言君子之採擇焉

仲父童土府君行狀

癸丑

先生諱舜舉字魯直姓尹氏坡平人高麗太師諱莘

達之後高祖諱先智兵馬節度使曾祖諱暉 贈左

承旨祖諱昌世 贈吏曹參判參判公長子諱燧竹

山府使次子諱煌大司諫先生卽大諫公之仲子而爲府使公後蓋先生之祖母慶夫人號女中君子明達有鑑識謂先生篤敬孝謹可奉先祀命府使公子之妣淑人星州李氏其考曰府尹玄培所生妣昌寧成氏牛溪先生之女也先生以 萬曆丙申六月丁未生於尼山之得尹村舍自幼便有高識遠志少學于舅氏滄浪翁甫弱冠德藝蔚然間遊沙溪金文元公之門同遊之士未有及者丁巳丁府使公憂執制

甚固非時見不入中門比畢喪羸毀骨立遂爲終身之疾昏朝末大諫公廢處鄉里先生與從弟龍西公棄科讀書以古人相期待仁祖卽位始治公車業聲名大振先生雅嗜爲古文詞不肯屑屑於科場程式以投有司耳目由是屢選而卒不遇時論稱屈崇禎癸酉中司馬兩試旋除內侍教官惡其與宦豎相狎也棄不仕丁丑國家有城下之盟大諫公以斥和被譴叔父弼善公殉節於江都先生與龍西公憤痛家國非常之變捲歸田園絕迹城市有時浮遊海山爲避地終焉之計蓋大諫公首抗正義自丁卯

以來所守一說以尊周攘夷自強禦侮之策懇叩反復至於幾入虎口而不悔先生主張家學講誦謹議激昂感傷慨然有蹈海之志我先君卽先生之季弟也每言吾諸弟之粗有樹立者本自先生倡之也已卯遭大諫公喪又丁李淑人憂服闋仍居墓下乙酉拜大君師傅人謂先生必不降志而先生則入京供職蓋變故以後志節之士多不仕退處林下一時皆高仰之名論競起先生已有韜光自晦之意而成夫人季高家貧遂就祿仕之塗故其言曰君命不可不恭赴不可傲以爲高也已分不可不量處不可強

明齋遺稿卷四十三  
以爲名也吾義可行小官有所不羞也過情可恥指  
目不容無避也辭尊富而處卑貧素其位而尚其事  
士各有志此或一道也入城寓城南舊第蕭然却掃  
不與名利相接爲師傅三季麟坪甚敬重之戊子遷  
尚衣主簿歷刑曹佐郎出爲安陰縣監奉成夫人以  
行未幾成夫人卒於官舍以喪歸制除又居墓下壬  
辰除宜寧縣監縣卽嶺邑之利窟也山田所收細布  
甚多前後爲邑者皆以入己焉先生一無所私盡付  
之鄉中有司以助民役宜民誦其清德爲之立石追  
思至今不衰云故秋江處士南孝溫卽縣人而退溪

李先生亦嘗有來寓故事先生以爲秋江之節可與  
金悅卿相伯仲不可不表顯於後而退溪苟有舊跡  
爲士者亦不容泯沒也遂依晦翁南康遺矩擇地建  
兩祠妥侑如禮而躬率邑子行飲射養老之禮於其  
中士俗爲之興起乙未棄歸鄉廬丙申復宗簿主簿  
陞工曹正郎又出爲金溝縣令先是大諫公之守靈  
光郡也有姜員外沆號睡隱文章節行甚高而見擯  
於世大諫公淡禮之且遣諸子問業焉先生時纔成  
童承命往學詩睡隱遇以知己至是取睡隱遺稿手  
自編摩捐俸入梓又撰其行狀以傳於世而又取其

所謂巾車錄者改定名曰看羊以明其志節其後有以是事入告于 筵中者而睡隱遂蒙 褒贈之恩南中人士莫不感歎己亥見遞庚子又由工曹正郎爲寧越郡守郡有 魯山上王之墓號魯陵先生爲 褒野史諸誌爲實紀一通並叙六臣以下諸人名之曰魯陵志墓下舊有一僧舍中廢先生募工重新之仍其地名號以旨德之庵自爲志跋及庵記以見微意乙巳以司憲府掌令 召蓋先生少負重望及至齒德俱尊之後猶浮沉散冗低徊郡縣公議爲之鬱歎至是始有是 命先生即乘舟赴都將具疏辭謝

適我先君亦除臺職遂以公格引避而遞蓋欲泯其去就之迹不以自異於衆也丙午歷社稷署令翊衛司翊衛丁未陞軍資監正戊申歷禮賓寺尚衣院二正以是季十二月三十日終于城南寓舍壽七十三先生少時以毀致疾四五十而寢強年踰七十聰明筋力不覺甚異於盛年人皆以大耄期之及是無疾而終先生少時嘗言得聖人之壽足矣嗚呼豈亦有以前知者歟先生天分絕高淡約冲素視世之夸靡饜饕者若或浼焉少好學於書無所不讀一以繩墨自律中季以病稍弛外面工夫然早自有得於昭



曠之原故所以自信者彌固而自待者彌重於榮辱  
毀譽得失屈伸處之泊如也其爲政於家也恩愛篤  
厚倫理整肅友于兄弟慈于子姪以及九族無不周  
洽分衣輟餐誠意藹然皆出於至性而不待勉強其  
待人接物也其和如春其淡如水不以煦煦爲仁悻  
悻爲義善者嘉而進之不能者矜而教之唯優佞無  
實秉心回邪者則斥絕之無少假借且淡厭俗流不  
能與之俯仰平居脫略塵冗不以一事經心唯手不  
釋卷既老而不倦殆若古人所謂食與俱嚙寢與俱  
夢者焉愛好名教講修禮法然必先其大者而後其

節目取范氏義莊呂氏宗法之規設爲宗約以爲一  
家之制倣藍田鄉約石潭社倉之法立爲洞約以爲  
一同之式尼鄉舊有輔仁堂所以爲聚教村秀羣居  
講業者而中廢爲蕪草矣先生倡率章甫修明禮儀  
以正一境之風習常喟然有三代之遐思焉其在郡  
縣清淨無爲誠心愛民事簡而治令簡而行刑簡而  
明吏民無不感悅而親戴之常曰公事非難了唯不  
擾之以私而已親舊之貧乏者傾俸以周之莫不斟  
酌親踈而輕重其施然必先其無告嘗曰人唯自取  
之故不能及人也文章本源經傳下洎洛閩諸書無

不咀嚼酣飮而文之以漆園太史故辭古而理實筆法始學聽松得其古健之氣變而爲鍾王一點畫不放過必以古法嘗曰此王道也如吳興以下雜霸詭遇之流耳草聖則取張顛懷素而至其運意行筆疾如風雨如造化鬼神之不可捉摸者則蓋其自得也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淑人咸平李氏觀察使春元之女性行淑潔不喜商財產爲鄙俗事敬慎烝嘗配德無違虜變避兵也初出城見賊騎之向南漢者卽於懷中換砒礪吞之一行蒼黃取水救之良久方甦因此得心熱之疾終身不能著絮衣以乙未八月

八日卒與先生爲同原而異墳焉三男長曰哲弘文館副修撰有忠孝才誠公私期望甚遠不幸早卒次曰搢魁科吏曹佐郎季曰椿明秀可愛甫冠而夭側室子三指搢搢女一皆幼修撰生一女四男女適士人權相夏男曰道教德教智教仁教佐郎二女幼嗚呼先生潛德懿行固不止此而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眇測其所存唯與龍西公及我先君爲昆弟間知己今先君及龍西公旣相繼下世而不肖諸孤俱無所知識無以得其操心行己之大致僅就耳目之所逮及者略加換次以爲家狀以俟夫秉筆君子之

採擇焉

世子侍講院進善鄭公行狀

公諱濬字晏叔其先延日人祖諱澈位議政號松江有清忠大節為宣祖朝名臣慎獨齋金先生狀其行世系德業具焉考諱宗溟通政江陵府使贈兵曹判書妣南陽洪氏參議仁傑之女公以萬曆庚子四月十七日生自幼好直惡枉見同隊兒欺其長者擯不與遊有至性人有所饋必獻諸父母雖遊戲雜事必稟命而行人稱孝兒六歲喪妣廢食號泣如成人見者莫不揮涕七歲病毒癘垂死公之外祖母

朴氏至嘗糞甜苦以救焉自是氣弱善病父兄畏其不壽不以勸學季及成童自請於仲氏受讀孝經小學等書忻然服膺曰是書也不唯口誦而已必心得而體行之可以為人矣孜孜不怠夜以繼日朴氏勸以舉業曰吾生時汝登科榜則孝莫大焉公又承意做工季十九中進士天啓丙寅府使公卒于江陵任所公扶輦返葬于高陽先壠朝夕祭祀之需以至洗滌烹飪無不躬親極其哀敬值丁卯之難造次顛沛執制愈固人以爲難崇禎己巳遭外祖母喪公以有養育之恩平居奉養如母竭盡誠孝至是欲心

喪三季季父畸庵公據禮止之朴氏疾革思雉膏而未及進公終身不忍食雉肉乙亥館學章甫請以粟谷牛溪兩先生從祀文廟醜正者紹述仁弘之說以毀之公持論不撓士林倚重焉丙子與仲氏永同公洙挈家屬入江都江都敗永同公與其妻禹氏爲賊所得手格不勝禹氏以身翼蔽俱死公與淑人李氏皆自剄賊又發五矢射公適天幸刃不絕喉矢不深入俱得甦而公之左目傷於箭竟至喪明焉公既甦而聞國家有出城之事仰天號慟卽匍匐尋永同公夫妻屍於亂屍中殮葬之難定卽捲家東入于嶺東

之三陟至五十川之上洞而居焉朝饘夕粥謝絕世事取程朱性理之書終日而讀之如是者七八季待鄉人敬老慈幼彰善糾惡有饋遺者輒却不受峽氓敬信之不敢以非義聞於公有訟爭或不之官府而求正於公甲申覲畸庵公于京畸庵謂之曰世臣之義不可以危亂而長往也明季乙酉除童蒙教官公黽勉出山丙戌移義禁府都事丁亥國有大獄公不欲參歸卧于家同僚故使出使于外以免之陞廣興主簿戊子移水運判官時畸翁公來在公寓公事之如父左右就養小心敬謹侍坐終日未嘗離側己丑

明齋遺稿 卷四十三  
遭 國恤行素居外以終期季庚寅拜龍安縣監廉  
公自持務革弊瘼時有胡人赦令方伯差公頒行公  
曰虜是吾同氣之讎吾何忍奉其文以行耶遂棄歸  
一境遮道不能留追思碑之壬辰又除比安縣監修  
學校教生徒考祭服祭器之故弊者而改新之言於  
方伯刊行朱子語類及小學又自爲語錄解刻示學  
子致力於軍政旗幟器械爲之一新別備銃鉛甚多  
人勸以上報公不肯曰事涉要賞余豈爲此每於鍊  
習犒饗豐潔賞給不吝軍情感悅問境下之貧不能  
葬埋嫁娶者皆給其需歲時存問老人又築堤開渠

興水利以業貧民民至今賴之秩滿歸太白山之道  
溪里蓋公之素志也戊戌除宗簿主簿又出爲鎮川  
縣監新客館之久圯者己亥棄歸驪州村舍五月  
孝宗昇遐公奉諱號慟幾絕曰天不欲使我邦復讎  
雪恥耶痛矣吾人生復何爲移拜金溝縣令庚子遭  
子喪請暇歸葬方伯託以法外不許公不復言而行  
方伯啓罷之辛丑歷掌隸院司議漢城府庶尹拜司  
憲府持平公以清儉剛直士望甚重久沉下僚至是  
始入臺公議以爲晚公辭不敢當四疏得遞除社稷  
署令壬寅春上疏陳保育 元子之道仍請發內帑

事

米以救飢民陞拜司憲府掌令又辭出杆城郡守連  
值歲凶盡蠲船布之稅以寬海夫之役所捧魚藿別  
藏一庫名曰補役廳使吏勤幹者主管而買貨之穀  
以賑飢布以補徭民以賴安每月當進上新產之物  
雖病必冠帶親封上不避寒暑封餘之物必藏置  
待過進御日薦諸家廟而後方入口公以祖禰二墳  
疑有水患日夜焦心累季求山乙巳二月始遷厝于  
鎮川智藏之山壙中果有水變松江公墓尤甚見者  
莫不驚悚蓋其時人皆以爲松江公葬已餘七十載  
不可遷動親舊莫不勸止公排衆論決行之去凶即

吉永安體魄於是咸歎公之誠孝人不可及也丁未  
秩滿歸太白之舊寓冬拜世子侍講院進善辭遞  
戊申復歷尚衣院正拜掌令又以病辭還尚衣院正  
是歲五月十三日卒于京師之館洞舊第壽六十有  
九八月葬于堤川縣月林里公資稟峻整志行高潔  
孝友出天家世甚貧而周恤六親無間戚疎外祖無  
嗣託後事於公之仲兄而仲兄亦無後公奉其祀極  
其誠敬臨祭令上下男女齋宿三日肄習祭儀將事  
之時公正立凝神不出一言而內外肅然不失尺度  
晨謁朔望參薦出入必告一禮不替弟婦徐氏早孀

無子依公而居公見必拜於楹外未嘗正對其面同居二十季庭無間言燕居亦著上衣終日看書老而不怠尤好朱子書至於資治通鑑則有所抄若干編名曰精華今藏于家公文辭簡古凡於事物澹然無慾而獨於書冊如嗜好然常自稱書淫居處嚴恭尤篤於敬宗之義每到宗姪家必下馬遠步律身清苦食不兼味衣不輕暖屢典郡縣而屐無肥馬坐無華席好賢樂善嫉惡如讎人有不善斥罵之不少饒然人知恟懼無他故受之者亦無怨此公言行之大略也公自號孚翼子蓋以子姓之鮮少冀其有後也喪

子之後改以抱翁以抱孫為義淑人全義李氏 贈判書言惕之女配公三十年敬相待如一日其在搶攘奔波之中亦嘗忍飢懷糗餽酒以供公公病創賴以得全生於甲辰歿於丁亥初窆于奉化公之葬也遷而耐焉生一男二女男曰普衍婿曰閔光益尹憲卿普衍清粹志學不幸短天有一男一女游進士男女各一女婿李徵夏二男二女光益參奉男恂有二男憲卿參軍四男三女男長明良餘皆幼公與吾先君子及仲父掌令公叔父參判公堂叔父進善公交義甚篤拯亦幸得御平生慕用如古人然游以

公遺事一冊來託以序次爲文以示後世不容以不文辭謹摭其可傳者以爲狀

童蒙教官 贈司憲府持平石洲權公行狀

先生姓權諱鞞字汝章號石洲安東人文忠公近之六世孫也祖承旨諱祺生二子長曰擘官至參議號習齋次日擊生員先生以習齋子爲生員後先生生而雋異九歲能綴文十九魁發解覆試又魁以一字誤書見黜自是不復應舉壬辰四月與友人具容詣闕抗疏言柳成龍李山海主和誤國實今日之秦檜國忠請斬之以謝百姓不報辛丑華使顧天竣崔廷

健頒詔來月沙李公廷龜爲僉將行啓曰自前待華使必廣選文人爲製述官幼學權鞞甚有詩才雖在布衣名聲藉甚請帶去 上允之因傳曰權鞞之名今始聞之其所製詩文可得見乎政院以詩藁數十篇寫進 上大稱賞仍命與官遂除 順陵參奉不拜以白衣從事時東岳李安訥鶴谷洪瑞鳳南郭朴東說南窓金玄成及車天輅等皆以文章自名同爲幕僚而皆讓先生一頭其後柳尚書根爲僉亦請以先生自隨先生辭以病不赴月沙判春曹愍先生貧除童蒙教官例當束帶詣該曹參謁先生聞之曰爲



斗升折腰非素志也即棄去流寓於江華府築草堂五川之上以居學子摳衣日造門至有贏糧躡屨千里而來從者先生家貧不能供給羣弟子躬執樵爨皆無厭色府人梁澤者弑其父里中列名告官澤多行貨賂告者將反坐一府莫不憤惋而不敢言先生上疏正其罪還于玄石江上閉戶絕遊唯東岳公及體素李春英玄谷趙緯韓數公與之相還往光海即位爾瞻希奮等用事爾瞻慕先生名嘗欲請交先生辭不見一日遇於友人家踰垣以避瞻甚銜之先生處昏濁之世好危言覈論或於杯酒之間作詩譏刺

時政踈庵任叔英對策極言闕失光海命削其科先生聞之慨然有詩曰宮柳青青花亂飛滿城冠蓋媚春暉朝家共賀昇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詩出傳誦流入闕中光海覽之甚怒會承旨黃赫被誣告刑死其婦弟趙公守倫辭連繫獄光海命搜趙公家文書至則宮柳一絕偶在一冊面上遂命逮先生先生入獄趙公已受拷在隔壁地字呼先生曰汝章由我而死先生欲答之則已死矣先生吞聲一慟明日就鞫光海親詰之曰爾所謂宮柳指何人耶蓋疑其斥戚畹也遂命杖訊白沙李公恆福時參鞫避席啓曰權

某一方外士也以詩案獲罪大非盛世事如彼癯儒  
儻被重刑難免殺士之名不可以拷掠加之光海不  
聽李相不忍見遂趨出明日又陳啓力爭得減死編  
配慶源出崇仁門外歿於路傍民舍卽壬子四月七  
日也先生生於己巳至是壽僅四十有四遠近聞之  
莫不痛惋門人沈惕等悲其無辜多捐科與世相絕  
焉葬于高陽涓陽里先塋之側後十二年 天啓癸  
亥 仁祖卽位首 贈先生司憲府持平遣禮官賜  
祭配宋氏湖南高士濟民之女後先生二十四季  
崇禎丙子之難逢賊自縊死之耐葬于先生墓男曰

伉亦有能詩聲早中進士官至清河縣監女嫁士人  
崔繼昌清河再娶皆李氏前有一女爲監察鄭麻妻  
後生一男曰諤側室二男謚調一女婿趙胤漢諤無  
子而夭 顯宗朝以先生節行不可乏祀命以先生  
之兄之曾孫慥爲諤後蓋 特恩也崔繼昌二男長  
宣參奉次憲慥旣奉先生祀卽謁尢庵宋先生文爲  
碣銘又屬拯爲之狀拯辭謝不敢當而慥請益堅謹  
按先輩之論先生者已有之矣象村申文貞之言曰  
公清踈邁往不拘小節放浪物外詩酒自娛月沙李  
文忠之言曰公風流英發俊語驚人氣隘宇宙眼空

千古其所抱負非俗人所可窺測既與世抹掇不欲隨人俯仰懷奇負義忼慨濁世谿谷張文忠之言曰公廣顙哆口踈眉目貌偉而氣豪言論磊落動人間雜談謔性酷嗜酒酒後語益放傲睨吟嘯風神散朗噫此三君子皆文章鉅公人物權衡而月沙則先生莫逆之交也其言皆信而可徵以此三言推之先生之爲人蓋可想見矣先生事後母金氏至誠有疾侍藥不脫衣帶達曉不寐家甚貧親朋之作宰者或遺以食物衣資盡歸之金氏不畱一物爲私蓄常自疏食菜羹妻孥不免飢寒而處之裕如略無滯芥於胃

中昆弟五人俱善詩與之遊戲翰墨以爲真樂平生少許可如名利之徒綺紈之子尤不肯引接於富貴芬華泊然也嘗遇華人與我國一士人語俱不知爲國諱惡之義先生叱之皆慙服此先生懿行之可見者而從孫某官諱某官說之所記也先生嘗答友人書曰思將退伏山野收心養性以求古人所謂道者於是取有宋諸賢之書讀而思之雖不敢自以爲得而其文義之間似有犁然當於心者決意向學于今六七季矣先生時季三十一矣晚與朴潛冶先生遇悚然心服片言許以師表潛冶亦甚敬重及先生歿

悼惜之不已曰汝章有曾點之志捨己從學將成破竹之勢曾未半歲天降僭禍吾道之不幸也碣銘所謂回頭轉身從事性理斯文先達許以浴沂者即指此也其於詩也蓋出於天才後來作詩者推爲第一谿谷以爲公以豪傑之資用志不分專發之於詩遂歎其遇於世也只一當華使而已奇禍之僭竟亦由是致焉天之與公匪以榮之適以禍之而碣銘所謂終不可以詩觀先生者則固以先生之詩爲先生之餘事矣嗚呼我朝人才之盛莫尚於明宣之際先生晚出雖以一藝鳴亦卓卓然無及之者可謂絕

異間氣矣一變至道殆庶乎橫渠之勇高明透詣不日可造上達境界而其不遂者天也然誦其詩而聞其風者皆灑然有賤名利而起頑懦之志則其有補於世教亦豈云淺鮮哉拯生晚而學陋不足以知先生又不文無能有所發揮謹序次所傳聞如右而歸諸慤以俟尚論者共訂焉慤季少而才又能汲汲於此事亦可以承先生之重云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四十三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四十四

行狀

漢城府左尹 贈議政府左參贊炭翁先生權

公行狀 甲寅

本貫慶尚道安東府

曾祖諱德裕 宗廟署令

妣咸安尹氏 淑人

祖諱克寬 繕工監監役 贈左承旨

妣昌寧曹氏 令人 贈淑夫人

考諱得己 禮曹佐郎 贈吏曹參判

妣全州李氏 淑人 贈貞夫人

公諱諤字思誠高麗太師幸之後也太師本新羅宗  
姓也當甄萱之入鮑石也以吉昌郡迎麗祖討萱麗  
祖謂能炳幾達權遂賜姓權陞吉昌為安東府而因  
籍焉太師後幾世而至贊成胆以名德顯贊成之子  
曰溥位政丞號菊齋史稱東方性理之學自公始菊  
齋第四子曰煦忠宣王賜姓王氏至孫府尹肅入我  
朝始復姓後三世有大司憲弘以文章清直為世名  
臣大憲弟諱博官至尙州牧使剛方清慎累典劇郡  
是公高祖也署令公有四子第二曰吏曹判書諱克

禮而監役公則其季也無子佐郎公以吏判公之少  
子為之後光海朝擢魁科廢 母議起遯迹海曲累  
官不起而終自號晚悔文學節行為一世所推所著  
有讀書僭疑李夫人宗室龜城都正瞻之女也公以  
萬曆甲辰十二月庚午生自幼溫雅端重不妄遊戲  
而聰明穎悟絕過於人九歲有詠影詩曰一步動時  
爾已隨微心去處爾應知蓋已知有所謂操存之方  
也甫十許歲能誦詩書博涉諸子史過成童則俊有  
志于學如理氣之說四七之辨無不究極蘊奧心悟  
口說透徹灑落人以爲顏子復生壬戌丁晚悔公憂

哀毀成疾幾危者數甲子服闋時 仁廟已反正始  
赴舉然不肯爲程式之文嘗於漢城試對策極論治  
化之道趙文孝公翼爲考官以爲決非俗儒欲置之  
榜首有參考官以文字有違式處屈置第二其於司  
馬試尤脫略嘗一赴得解及會試適天雨卽止不入  
曰士子科場苟有志者決不可入况冒雨尤爲羞辱  
者乎蓋其抗志高遠而不屑屑於衆趨如此 崇禎  
丙子國家新絕虜和勵精修攘 命廷臣舉賢才公  
遂被諸公薦有曰某以名父之子篤志力行他日名  
世之儒未必非此輩卽除 大君師傅不就曰以蔭

補官則世臣之義不敢辭今以儒學論薦吾非其人  
也丁丑亂定除活人別提不仕痛恨時事每酒後慷  
慨悲歌或時痛哭及 朝家遣兵助錦衛之役則公  
以爲凡軍需責諸田賦是緣畝之民亦與有助焉  
朝家則不能以國斃萬不獲己吾輩匹夫只爲耕野  
而乃忍爲此乎公會力田爲家因遂拋棄以至窮匱  
而不悔也庚辰夏又除 大君師傅時纔經禍故士  
夫多不樂仕且 大君在瀋陽師傅當往彼中人尤  
避之公以爲今日事寔出句踐之計則世祿之臣不  
暇顧羞辱且若以危難而前却誰肯爲國家死者將

趣裝赴 命而且欲獻言於朝以陳天下之大義不可忘會稽之志不可憚知友親舊爭止之遂不果赴乃喟然有遠遯之志踰嶺居于聞慶之皓巖山下計欲滅跡山林與世相絕唯日以村氓野老爲侶間除宣陵參奉翊衛司副率戊子以 世子侍講院咨議召皆不就己丑 仁祖賓天 孝宗嗣服卽下別諭召之若曰當此罔極之日益思稽古讀禮之人公謂揆以吾分雖不敢往然國有大喪不可坐辭 朝命遂奔哭於闕門外再疏陳情言不敢當禮 召之意且曰竊念 殿下天錫勇智自在春宮士庶延頸

莫不欲爲 殿下死者天生聖君夫豈徒然嗚呼天下塗炭海內無主惟天惟 先王遺大投艱于 殿下之身思所以克享天心恢一匡之業酬一洒之志任東周之責以答揚付畀之休命者雖在斬焉縲絏之中不可忘也疏入不待 批而歸 召旨旋下辭意彌勤公以疾呈狀辭 不許而 因山且迫遂又赴闕人或疑其去就公曰吾非抱負自重之士則入臣分義有不得不爾及入京已陞拜工曹佐郎而 廠衛將戒未可辭遂謝 恩公以爲是初見吾 君不可無言因草疏獻言略曰臣聞人生受命仁義而



已夫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爲之則生不爲則死猶且不爲此仁義之實也人臣舍是無以立身而事主后王舍是無以守位而治民今天下大亂不奪不厭滔滔皆是伏願 殿下廓然大公確乎不拔必黜功利而明仁義爲天下倡爲百姓先焉臣聞仁主於愛愛莫大於事親愛其所親敬其所尊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斯乃帝王之孝也伏願 殿下擴今日追孝之心毋膠匹夫之仁益充帝王之孝必以天下爲念毋苟曰何以利吾國俾百姓皆無曰何以利吾家利吾身唯同造仁義之域是務

焉臣謂凡欲有爲必先立其志如射者之志於中博者之志於勝不計巧拙強弱淹速成敗唯思必售而後已 殿下不爲則已欲有爲也須奮大爲之志以恢天地之量毋安於姑息毋狃於因循義所當爲終始以之勿齷齪而自小勿訑訑而拒人邇言好察逆耳求道愛人材錄小善略細苛持大體羣材衆言旁午輻輳各售其能各盡其懷而河納海受天覆地載從容而折衷之則遐邇大小咸囿度內羣策羣力畢屈於前何事而不可爲何爲而不可濟乎人皆曰東國褊小不可以有爲臣明其不然易曰地中生木升

君子以慎德積小以高大夫地中生木至微已有干雲蔽日之心故終成棟梁之材君子之積小成大也大率類是我國雖褊小在 殿下所用之耳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顏淵曾參士也尚然何況人君乎然則今 殿下之責時務之急惟先明義利之辨而擴帝王之孝奮有爲之志以成積小成大之功然後方可以無憾於惟天惟 祖宗惟 先王付畀之意而 殿下之能事畢矣 聖批嘉納且命該司月給糧饌三辭不許 因山既畢呈病而歸時清陰

金文正慎齋金文敬二公以元老八朝同春宋公浚吉九庵宋公時烈諸公並被徵用銳意爲激濁揚清之舉流俗大駭而敗證亦已兆矣公素履獨行去就從容歸路有詩曰 聖主孜孜招俊乂羣英袞袞起山林閒人備數眞叨忝去國空懷報國心可以見公之微意矣歸月餘除刑曹佐郎後除工曹正郎慶尙都事皆不就丙申以待講院進善召蓋 孝廟始卽昨有獨御區宇之志旣而見羣臣憤憤無足以任使者思更進用山林之士以共國政公與兩宋諸公前後被 命再以病辭 聖批除爾講官意非偶然勿

復固辭公行且疏辭該曹請許姑遞皆不許促召愈勤夏遂詣闕乞免上喜甚即命入對慰諭之仍曰爲國宜得賢士况教導世子尤難必欲令讀書人同處薰陶矣且問民間疾苦公謝曰臣之此來非爲供職計只以遠坐陳疏微分不敢故欲躬詣陳情而退矣民間疾苦固多今日豈容枚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人君毋忘養民之憂朝廷毋忘養民之政則生民之福也且曰臣匪分決不可留今茲榻前旣面陳心曲臣不敢苟循文具更煩文字而歸矣留數日出城病滯畿邑上聞之即以別諭追之公不得

已還入蓋登對時天語諄諄留之甚懇而不可得則乃曰暑熱如此豈可纔來遽還曾聞有兄在京若兄弟相會仍爲輔養則幸矣公感泣以爲是可見上意之篤無所不至爲此委曲之語若家人父子然實有不忍便訣之意旣再入猶以分不敢當再疏控免而曰願解職名任優畱住或時賜召俾誦所聞批曰苟或如是則予心如有所得矣何必以虛名相迫乎即命遞付散班每兩筵開使之入侍首進言曰臣昨於書筵略陳王伯之辨夫不能明善誠身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及天下不知公天下以爲心雖

功蓋天下要以利其身是之謂伯物我一視成己成物不獨利其家利其國必以天下爲憂而必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以及天下是之謂王矣 孝廟命掩卷喟然曰天下之憂姑勿言唯此四境之內亦不能收拾計將安出公對曰臣聞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子之事父母不能一日忘其親則人之事天誠不可一日而忘天天不可忘則常以天之心爲心苟以天之心爲心則天下之民皆天之所子吾之同胞而不可忘匹夫猶然況人主天下國家之責萃於一身者乎況於今日不可不任天下之憂者乎然

而理一分殊天下之本在國雖憂天下之憂而不可不先治其國先其家先其身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意之間事爲之際毫釐有差萬民不服天地亦爲之變矣然則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在情性中節不中節之際人君夙夜孜孜戰兢惕厲勿失中和之功使萬民觀感風動君子豹變小人革面然後可以言治矣爲政多端言其本則養民爲本養民則務農爲本蕭何曰養民以致賢人又曰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圖致賢人以定天下而養民爲本然則此誠爲政之本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而民信則可

知爲政之要莫先於足食足兵而及子貢再問又曰  
去兵則可知足食尤爲政之最先也子貢又問不得  
已而去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註曰人君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  
失信於我也以是觀之信爲上也誠使民皆知上之  
養民而信上之活我各務農生養食足而信上則何  
事不可爲乎方今朝廷講武之意則著於民間而養  
民之志未孚於民心彼愚氓豈信朝廷之意而知足  
兵之不可已哉彼皆曰此皆以虐我也以茲不信之  
民而用之將見其有害耳何望其有益乎且論朝廷

置營將之弊曰營將卽中軍也乃主鎮將管下也而  
朝廷特授重權主鎮將亦在摠領中卽今已抗捏不  
安恐臨時掣肘有患也 祖宗朝每道置監兵使摠  
領焉又置各鎮牧使爲節制使各管其屬邑兵馬而  
牧使主治民故有中軍爲下官聽令於牧使專管武  
事今誠申明舊法擇監兵使摠領之又擇各鎮主將  
使營將聽命同心協力大小相維輕重相得何患武  
備之不脩乎 上甚悅曰今日多聞曾所未聞之語  
時今 上在春宮春秋甫踰舞象亦已志乎帝王之  
學詢以王霸之略操存之方及仁無內外之辨必欲

聞其蘊奧公爲之開釋分曉反復推明疊疊不已而上亦虛心傾聽每臨書筵日至旰昃而忘進食焉每言書筵略且講誦而罷只爲文具誠無所益乞須日親宮僚如朋友燕閒時亦賜引接或論義理文字或說古今事迹或時閒說話情義相孚而求相規益則自能薰陶輔成矣 上深納之公每侍 筵席不飾辭辯惟以至誠相感動爲說丁寧懇惻或引喻以古義或間以里巷易解之語以相譬曉人或厭其煩累而不避且說經義必推而歸之人主行事之實考其得失而勉其體行焉 人主亦感其至誠 君臣之

契日淡而公自以空言無實行不可冒居賓師儒賢之列求退之意益切矣七月除司宰僉正蓋朝廷處以閒地以寓優待之意也公素多疾病旅食踰時且以爲明時待賢之道不可承當可暫而不可久遂決意乞歸疏三上 批曰噫何其欲退之甚至此常於經席剖析義理不但通暢其奧妙凡於議論之際或寓以諷諫或直言不避務盡其義欲納予於無過之地予嘗欣欣自悅有似飲醇酒而不覺其沉醉竊幸其能致也不但予意如此世子之意亦甚眷眷而無私交之禮不得勸留耳爾其諒此至意公稱病篤

上知不可留乃許姑歸使之待差更來而且命該曹給馬公出城拜疏乞解職仍曰殿下當有爲之時奮有爲之志文武之道具在方冊惟當省刑罰薄稅斂以養民力以固邦本以制兵食以之富民強兵而已殿下惟在恭己正南面而已臣無可言者第竊聞輿僇之言朝廷之上言路猶未大闢豈言事之臣或言不中節辭未達意而殿下未暇優容寬假之是致輿僇之言乎如沈大孳俞棨經術見推一世論春宮輔導之人無出其右者國人公言也而罪廢已久俞撤得罪臣知殿下謂其有嫁禍之計也

而實無戕人之心臣聞至治之世立誹謗之木所以廣開言路也况論事之臣皆欲獻忠心實無他則去其短取其長各盡其材聖主所以用人納諫之道也孝廟謂筵臣曰權認疏以言路爲言而出於忠款予當體念卽命放俞撤八月歸鄉除掌令十一月再除丁酉二月除執義皆呈病不就五月又以執義召之曰昔爾之歸也予不敢強挽而願言之懷常切于中今遇災省愆弼違之責舍爾其誰予將授爾以室繼爾以廩置予左右上疏辭批曰一疏遠來蘇慰舊情况若復面知君臣間契合固不淺淺矣予則

倦倦而爾輒邁邁何也縱不念寡昧獨不念世子景慕不已者乎三疏移進善 勤召不置不得已九月赴闕即 命繼粟繼肉該司修舍太醫問疾公惶恐辭謝不能得時 世子會講之禮久廢公白于書筵請行之朝議有或以糜費爲難者公慨然上疏以爲臣之請行會講不但 春宮進學有益師傅賓客源源相接上下相孚大小歸仰 儲君令譽著聞益彰豈非 宗社之福哉昨日始聞會講之設例有燕禮戶部物力難辦是以久廢不行臣不覺嗟惋果然則今茲之說但爲一時之文爲耳還非補益之實事也

臣乞講畢燕酬之文一切停罷則事可常行而庶幾有補於勸講之道矣若謂世子禮敬公卿之意不可不略致式燕嘉樂之儀則一籩一豆足以酬酢詩云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如此則物薄而禮勤會數而情厚何以豐乎爲哉 上淡納之曰所論可謂切實十月行會講禮于時敏堂舊例雖師傅賓客皆俯伏而講公進曰古者經筵講官亦得坐講書筵事體又與經筵有別請令師傅賓客皆坐講 世子悅曰進善之言甚是於是師與賓客皆坐講講孟子齊人伐燕章公曰王勉所謂在下有湯武



之仁在上，有桀紂之暴，則可者與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其義實同。然自人君言之，我既賊，仁賊義爲一夫於天下，則下之爲湯武者，烏得以禁之哉？時同春，宋公亦以贊善入，乃引朱子之言曰：食肉而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諸講官亦曰：秦伯文王俱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公曰：此等言皆人臣所當法也。若人君所當戒者，殘賊獨夫之言也。今邸下常思欲免獨夫，須毋賊仁賊義，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僂爲賊仁賊義之類也，甚可懼也。蓋湯武放伐之說，在人臣爲嫌，故諸人皆有回護委曲之意，而公則以爲此義

人君不可不知，盡言不諱，公見世子坐容微，偃輒曰：請憂危，坐容貌雖小，節不可不慎，仍言致敬之方甚悉。終曰：非特爲今日也，雖入處宮中之時，常持今日之心，無少懈怠，且願節省文具，頻行此舉，使此心常繼也。世子皆敬納之。一日，上御經筵，講心經，公病不得入侍，遂上疏論說所講章義，因推其說以及於鄭之問事，力言不可不誅之意，蓋之問當光海時有請廢，母后疏語極凶慘，反正之後，獨漏天網，至是臺閣追論其罪而孝廟以事在既往，未即允許，故公疏及之，雖未置之極刑，而竟得投北公

病甚累月不得入侍戊戌春再疏乞免且請還收廩  
繼之命皆不許時吾先君子被召詣闕陳情  
孝廟命入對而不敢進公上疏言尹某有高世之志  
聖上尊慕其賢而不屈其志以士服召見則以王公  
而屈於匹夫是帝王之盛節千古之美事也批曰  
所論之言實合予意當以士服引見卽命以白衣  
入對先君子不敢當殊遇從闕下畱疏出城上知  
公與先君子爲姻友以其不避嫌私爲國惜賢心嘉  
之己而擢拜承旨四疏辭移拜贊善累辭以病不  
許四月又上疏乞歸曰臣自遭遇以來病伏優養空

帶職名國人之責議臣身者皆曰渠之遭遇至此默  
無一言將何以報不世之恩哉是則一國之公言  
也夫王道之要帝王之學豈臣之所及而所以興衰  
撥亂匡濟一世之意則殿下之所日夜孜孜而恨  
無人佐下風酬聖志耳臣何言乎哉最是稅斂之  
薄民庶之至願也什一天下之中正今之農人佃田  
一結所收果得米二百斗而賦斂出米二十斗則誠  
爲什一矣但凡公家出賦則民之所供例多倍費今  
大同三手糧稅米共十五斗餘矣民之所費殆或三  
十斗許而本邑賦役民所不可廢者又有若干斗則

己不爲什一矣又况一結之田所收不可必得米二百斗乎臣幼少時嘗聞諸父老曰祖宗朝大典收稅之法每季審歲豐歉分爲九等上上則二十斗下下則四斗此外無他賦於民矣宣祖朝爲民之窮也不問歲之豐歉每從下下爲損上益下之政其後爲都監士卒之廩料無繼也加收米若干斗卽所謂三手糧今者大同更斂十斗或十三斗而不問季分上下近季歲多凶歉而一切之賦或過於上上之稅則不論民生之愁怨此豈什一之政乎臣恐民生日悴難禁其怨畔之思也又疏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

魯哀之時困於齊晉吳楚之暴有若豈不知之而勸之以盍徹滕文間於齊楚而孟子勸之井田以行仁政蓋欲爲政於天下則事無大於此也今之言者皆曰莫如安民不必講武以擾民臣固然之而每謂其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聖賢之訓有曰教民七年可以卽戎曰教之以孝悌忠信則務農講武之法何嘗偏廢乎顧今日養民之意未專而民生日艱養兵之要未得而徒爲文具怨咨日積緩急難恃臣竊憂之臣願聖主先憂民心之日渙彝俗之日頽而振之以孝悌忠信之教繼以均一國之田而摠括其數撮

民兵之數而知其大率然後省刑罰薄稅歛以養民  
力兵要務精不要務多惟以實用爲貴焉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取其所長各適其才誰不可用仲叔圍治  
賓客王孫賈治軍旅祝鮀治宗廟衛靈之無道也而  
猶能以保其國况以 殿下之明聖而任一世之人  
才則千里之內百僚之間豈無其人乎豈無能辨兵  
食之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 上皆優納而不許其  
歸公以病久不供職而不悅者從而譏謗遂陳疏出  
城 上遣禮官追諭勉留且命移改西樞時 上體  
不寧公雖退而不忍遠歸滯于畿邑 上諭召不置

禮官前後相望又不得已八月還入城未幾 孝廟  
令夏出入書筵公上疏辭並辭西樞曰臣苟無匪分  
職名之拘係則夏住輦轂下一半季兄弟相從優游  
固一樂也而亦臣不忍遽遠魏闕之心也且宋時烈  
宋浚吉方蒙寵遇苟能終始交孚得酬 聖上願治  
之心而都俞吁咈之暇時烈等許臣爲他山之石相  
與往來訪其過失以盡攻玉之術則臣何憚而不肯  
爲其損友以盡其愚乎臣之所蘊若此故與時烈私  
語不謂時烈遽以轉聞也既遞職名而夏受輔導之  
任則正猶龍斷也臣唯有去而後已也已而復出畿

寓復遣禮官諭召公上疏辭謝仍曰臣聞大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斯其所以爲大舜也蓋無論言之得失善惡畢陳於上然後擇其善而用其中言之不善者不用之耳何嘗揚其惡况又斥其言乎夫立誹謗之木者欲聞天下之言也誹謗之言豈能必善而盡是乎古之君臣上下胥教誨胥訓誥莫不以諫諍相與是非相濟故善與不善淺近怨詈之言畢聞悉達而君臣上下相與反省惕厲執兩用中焉方今似無此氣象也蓋曰善言可使陳於上不善之言豈可聞於上乎臣愚以

爲陳而察之可也不使聞於上則決非大舜之意也蓋曰不善之言安可不辨其非而斥之乎臣愚以爲辨之可也斥使不言決非好問之意也大凡言事可則用之不可則不用斥而罪之禁不得言則殆似防民之口矣誠願  殿下好問好察隱惡揚善以身先之倡率羣下上自公卿下至士庶有懷必達和而不同惟知胥箴胥誨而已可以來千里之言而優於天下矣己亥二月又  命特召諭旨略曰自爾之去今忽經歲中心思想怒如調飢初謂暫往近畿而優欲長往不返豈予誠意之未孚耶未來之賢猶思所以

來之昔進之賢寧可不知其亾也又以贊善召公累  
疏辭謝遂南歸公在朝每以軍保兒弱逃故爲言以  
爲今日重歛以傷民者不一而最是軍保收布侵及  
朽骨督徵襁褓此則國可亾不可爲也至是因辭疏  
又及之曰伏聞 殿下特命蕩滌百姓初聞令下莫  
不感悅臣謂此事政在一號而令施於下沛然若決  
江河而洽於民心矣今既數月未聞有 成命臣竊  
念儻或遷延遂至廢格使 殿下至誠至仁之澤未  
究於下而民未蒙實惠則不如初無此令之愈也  
上答曰寧有失信之理其勿慮焉蓋公遭遇 孝廟

卅季之間或進或退不敢爲虛讓苟飾其被對及章  
疏文字雖片言單辭無非直出衷曲 孝廟亦藹然  
以誠意相孚嘗 批諭曰省覽疏章爾之忠厚朴實  
如在目前又曰予既知爾而傾心矣又曰爾雖千言  
萬語予決不捨爾也公自以曠世 恩遇不可以坐  
孤君命故不得不進既進則儒賢賓師之位終非已  
分之所敢當故不得不退然戀 君報國之誠不能  
自己故前後乞免求退之章未嘗不進言眷眷乎興  
衰雪讎之志端本出治之道積德累仁之功祈天永  
命之術至於去私意開言路收民心任人才省刑罰

明倫彙編 卷四十四  
薄稅斂善民俗節財用講農訓戎之政發倉賑貸之  
策靡所不言言皆懇惻切至 孝廟久益信向最後  
批旨有曰噫以爾之忠厚篤實不出爲世用則其他  
何足言哉且命內局給藥物使之調病上來五月  
孝廟昇遐公奉諱哀痛卽欲奔赴而病未登程六月  
今 上下旨召之曰予將體先王待爾之誠置爾于  
左右爾可以圖報於 先王者報予小子七月赴闕  
因山後拜兵曹參知三辭不許遂拜 命仍上疏言  
軍保收布災田徵稅兩事略曰人君繼天子民之道  
寧可使斯民以不食空田而未免於責稅以朽骨槨

祿而未免於徵布哉寧國與民俱斃此則決不可爲  
也五霸假仁雖曰假之非仁無以成霸業使五霸而  
遇此事其革之也必矣或恐見欺於頑民臣以爲寧  
民負國毋國負民仁心澤浹民骨髓民亦化而爲  
仁不敢欺上皆有寧上負我毋我負上之心也且面  
對力言之 上皆從之十二月 特旨陞拜漢城府  
右尹蓋公自 先朝每於 榻前言爲治者先須摠  
民數而後可以發號施令雖王者欲行仁政苟不摠  
民數則仁政亦無由行矣今戶籍之法廢墜無以摠  
民而爲治故是命蓋欲委之以戶籍也累辭不許遂

拜命遂申明戶籍之法論者皆以爲此法廢弛已久若非嚴刑峻法不可修舉廷臣有啓以漏籍者請論以死公曰國家政令之不得明信久矣民恬不知畏法遽加以死罪是罔民也且雖論以死犯者必多誅之不可勝誅若不誅則法不行也不如初不設之爲愈也國法漏籍者令徒邊法非不嚴而特以怠棄不行以至於廢弛今舉舊法而行之累年久而不怠則自可修舉矣廷臣爭以爲迂上竟從公言時八路饑荒公請以常平倉穀專付守令以救飢民公感兩朝恩遇圖報無路而夏官京兆旣非賓師之位遂

爲陳力之計事無大小知無不言逐日坐衙不顧勞悴庚子正月兼同知義禁府事禁府舊例但受罪囚供辭入啓而已不肯論辨可否於其間故無論輕重動輒踰時囚者恆滿公請於長官讞議奏覈疏次無餘人以爲近古所罕焉先是孝廟之喪議大王大妃服制大臣引明制母爲長子替之文定爲替服是歲夏掌令許穆陳疏以替服爲非是請因練日改爲齊衰三季命收議於儒臣九庵同春二公主禮疏四種之說獻議辨其謬而公則以穆說爲是已而尹善道投疏主三季之論而專攻兩宋語意凶險蓋



善道覩士林議歧託於論禮而爲逞禍之計也尤庵先已去國同春又蒼黃出城朝野莫不駭憤兩司遂請善道按律公與尤春二公自少講道義之交共被孝廟禮遇及遭鼎湖之痛今上以幼冲之季孳然在疚而倚重彌至公念及往居不忍決退期與二公竭誠盡瘁而尤庵先以流言引去公慨然以爲不可曰吾輩之今日所恃者聖心耳雖有人誣之以百端唯當自反益加惕厲豈可以此而輕其去就乎又曰人臣欲有爲於世者得君臣交孚而當路於朝則須使言其過失者日陳於前然後可以有爲苟不能

然而一有言其過輒奉身而退寧有是理唐虞氣象必不如是矣蓋堯舜之時立誹謗之木夫堯舜在上稷契在下有何可誹可謗之事誠以君臣欲相警飭者無所不用其極故也且旣曰誹謗則其中不道之言必多有之未聞稷契聞其謗而遽退也今雖有譖謗之行言聖上少無疑貳而繼述之志方篤則吾輩實無可去之義也尤庵不從至是與同春書曰吾輩之遲遲者只緣聖主難訣耳將以綿力障洪河之潰大小所遭無非逆境然願兄以大心胷大力量凡遭逆境用爲增益之資惟終始報聖主是念則

民吾同胞孰非可善之人當共一世並入 聖主陶甄之域耳公念與二公相與期待者竟歸虛地而萬事瓦裂不可以復有爲中宵不能寐乃草疏累千言盡述其與二公相規戒之語且言大舜取人之道在隱惡而揚善善道讒媚之狀雖極可惡而 聖朝當隱其惡以來天下之言也其不可殺明矣朝廷試宥善道之死而追 諭浚吉責之以君臣旣以誠心相孚決不可以人言遽去則猶可及止也蓋公之此論非特發於此日也自在 先朝每以言路之闕致其惓惓而與兩宋諸公切切於平日者也或以虞書所

謂聖讒大學所謂放流之義諷之恐其言之太無分別而公終不以為然蓋其所自受用者則非偶然也疏上政院費辭詆斥而後啓之公卽出城 上聞之曰權右尹又去國予心缺然其可量乎卽命遣史官諭意翌日三司以公爲救護善道請罷公職 上始未之許有八對力斥者始允公歸至廣州先壠下止焉公旣去而時論益峻知舊門生皆畏延累莫敢往來公處之泰然所居屋不蔽風日朝夕無資併日而食而固窮一節終始不瑕暇日讀陶詩步其韻以見志與人言未嘗以見斥於時論爲尤悔唯以忠信之

不能孕於人爲自媿也戊申冬同春造朝言於上  
曰某愛君憂國老而彌篤不可終棄也遂拜左尹  
再呈病狀而遞己酉還于公山之舊鄉壬子正月辛  
未朝起故無恙忽覺氣候愆常有頃而易簣壽六十  
有九計聞上謂侍臣曰聞權認死淡用驚悼先  
朝禮遇之臣不可無隱卒之典其特贈正二品職祭  
需從優題給亦令本道給葬時役軍於是贈議政  
府左參贊遣禮官致祭三月乙卯葬于儒城縣東南  
普文山沙井村丁向之原公少學於家庭晚悔公嘗  
言學問之道無他只心要無一毫虛偽事要求一箇

是而已每令人每事必求是母落第二義公自幼已  
知爲學之不可他求矣稍長受業於朴潛治先生先  
生禮必以本實爲貴道必自孝悌而推公悅而慕之  
是以公之爲學專用心於內無一毫務外之意凡處  
己處物一以至誠物我無間曾次洞然嘗愛先儒之  
言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謂人苟存得此氣象可  
以爲聖爲賢矣又曰夫好名者善名是好則是亦好  
善之心也然纔有好名之心則其爲善之心已不誠  
矣故學者於名之一字猛省力去不使有一毫之萌  
然後乃可爲學此所以貴乎爲己之學也其格物窮

理也必以真知實得爲期而不肯苟然而止澄心精思究其旨趣苟有所疑則雖古人之言亦不敢不疑曰古人之言非有可疑然心既未知其必然而強欲不疑則己心已不誠矣終何能見得古人旨意乎又曰吾於古人之言非敢疑之欲講究到不疑處耳嘗讀儀禮亦不肯區區於文字必究其制作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曰君子爲禮苟能得聖人制作之本意則不必一一於度數之末而可以類推而運用矣若不究禮之本意而只記得節文而已則一掌故足矣而古人所未及言無樣子可依者則行不得矣其

可謂爲禮乎嘗論婚禮黍稷曰古人不貴遠物而以朝夕常用之物爲貴故必用黍稷今我東方稷稻爲常用而行禮者必用黍稷則所謂屑屑於既往之迹而不合乎先王之意矣其窮格之務實類此凡遇事處義也必求當理而常恐少差嘗曰若是非兩立於胷中而不能決則須先辨人心道心去人心而存道心耳每臨事而處之以此則思過半矣又曰中庸之道古聖人已云難能凡人而欲用庸常之道反歸於卑陋故士之有志氣者每以峻激過中爲貴而謂中庸爲不可行然既有其道則人人皆可行若謂初不

可行而必以過中爲高則彼中庸爲虛位而聖人之道爲不可行是可乎以此每臨事務爲平常易直之道而不敢爲快喜激發之論反復審量必欲得中而後已嘗曰吾於凡義理或數十載前之所疑者數十載後而有悟或少時以爲是而老知其非少時以爲非而老知其是者多矣是知義理無窮而見識有淺深人不可以略有所窺而遽自足也其居敬也心存戒懼未嘗怠忽容儀不甚矜莊而傲慢不形於體言語不貴寡約而燕褻不發於口孜孜慥慥未嘗放過嘗曰吾少時見宋英甫持敬甚篤慕其善學而但病

其太嚴厲吾正坐病其太嚴厲終未能變吾氣質蓋雖嚴厲而要失爲收斂此心才病其嚴厲時此心已放肆而不可收拾矣此蓋公自道之言而其積累力久老而不懈者亦可以見之矣平居終日所言無非義理之說自一身一心一事一行以至天下古今治亂得失人才賢否靡不講究其極而應事待人之際惻惻表裏如一無掣肘矛盾之患蓋一生用功於真實地而卒以是成德焉公生五歲而喪所恃十八而孤自以早喪父母終身哀痛或時有懷達宵不寐每遇忌辰悲慟孺慕疚病累日第三兄早天公

時季甫成童爲之哀錄其言行及詩文謂之悲痛錄人見而悲之庚子之去國也以仲兄季老不忍遠離爲之留寓廣州先隴下累季又有庶弟在南鄉朝夕戀憶不能自抑及南歸日與相對不欲少離朝夕共爨或得異味而若出外未至則必分留以待其還及其死也念其妻子而恤其衣食至屬纊之朝而不已焉於宗族親黨恩義甚篤有疾病喪威孤寡貧窮力之所及必盡其周恤之方閨門之內常以雍睦爲主每稱古人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夫孝子順孫人皆可養彼不順者能養得始可謂善矣其教子孫自

幼少時使不得遂其所欲曰欲不可長也稍長則必教之以忠信篤厚及學文則先教以小學次經書不肯使讀外家詞藻之類曰雖欲爲科舉之文讀聖經賢傳而無不可爲者矣又曰凡讀書者將以學古人而爲善也今人只銜售於科第爲功利之囊橐可勝嘆哉又曰士子科業能盡其道而不失所守則亦爲學也而世人以科業學問爲兩件事既事科業則優自畫於學問此今日之痼弊也又曰夫氓隸下賤有慕釋佛之道者則其行已處心自別於他人蓋彼雖異端而猶能知學故亦能向善况吾儒之學乎人之

不可不學有如是者矣又曰讀書時此心便收斂不如他時之放肆此心收斂則爲善之心便生讀書之功不可暫廢也又每謂士子科場是事君初路不可有一毫苟且欺罔之事子愔於科場遇私製不敢用人以爲太執而其實則公之平日訓戒習熟於其心故也其待人也無論賢愚親疎皆盡其誠凡爲人論事不肯依阿苟循其意惟直窮痛辨使是非得失義理昭然雖於村隸愚夫爲之詳說備言丁寧諄複不謂其無所知而遂己人或初厭其支離而終不覺其漸漬淪浹而誠悅焉以此所居鄉人每有疑義則必

來質而行之閭巷有爭詰欲證其己是則必曰使某公聞之必以吾爲是其見孚於物如此見人爲惡則心甚惻然每稱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則人之惡當視以兄弟之惡周公雖不得不誅管蔡其心必惻怛而不忍矣以此義推之凡人有惡雖不得不惡而哀矜之意常行於其間若喜而優欲暴揚則非君子愛人之心矣又曰人之過失不係心之善惡而只係事之是非則言其人之過乃所以明其事之是非夫是非之公非人與吾所敢隱也若人之惡則君子固不欲斥言况在心術之微而可揚之乎是以見人之

過誤則明言其得失而未嘗言人心術之不正是以對人言語無可隱者若對其人不可言則亦不可言於他人矣若對他人可言則亦可言於其人嘗謂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千里之外應之今人有既出口而云不使某聞之者甚非也其有發人陰私者則未肯信之謂陰私者人所不知者也而其發之者必有意於發之費其心機而知之其心已不公矣何以信其言乎常甚惡之故對公無敢言人陰私者與人論議未嘗苟同嘗謂是非者天下之公而人當共辨者也雖在父子師弟間不可強合也當 元宗追崇之論

也公不敢與潛冶合其門下皆謗之以背師公慨然曰夫師友者講論道義也而人之所見不能無異同心既未同而強爲之同則是自欺其心而以欺師友也是可忍乎後與兩宋諸公友而大小論議亦多不同其門生少輩多攻斥之公曰夫人俱至聖人之域則或可無異同矣自餘不能無參差所以有朋友講劘之道也今必以無異爲貴則非君子道義之交乃小人相助匿非之黨也且是非異同既人所不能無而輒攻其異則師友朋輩終至潰裂而後己是道也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其後公言略驗隣邑有



滄洲書院即祠享趙重峯之所也與人爭田公以爲不可或謂書院事雖非不可揚言以助彼之勢扶護士林之道不當如是公謂多士相爭只計事之是非豈可以形勢強弱論也且君子之所以勝人者唯以不爲非而已今言其非而能改之則扶護士林孰愈於是其庚子陳疏也子弟親舊苦口爭之以爲必得罪於時論而見疑於兩宋公曰彼服制之或替或三季是小過不及之間固無與於國家治亂若善道之死則實恐爲朝家之累而兩友亦不得有辭於後世吾欲苟合於時而不言是上欺君父而下負朋

友也竟不止以之顛沛而不悔也聞人之規戒虛心受之如恐不及人有怨怒尤責者亦不敢自是而猶恐吾所以待之之誠未盡其道也人有譏毀者必恐懼修省而不敢怒其人嘗承召入朝不悅者多從傍詆謗而門生知舊有以睚眦噂沓爲言者公即移書責之曰聞人非議我者輒稱睚眦噂沓非平日所望於朋友也豈朋友待我薄耶平生不敢待人薄故聞人被謗輒勸之自反而於相愛之人則爲之恐懼修省若身親逢之不敢曰睚眦不敢曰噂沓是正震來虩虩之道也自天子至於庶人聽言納誨之道決不

可如是是殆相率爲黨之意切願朋友戒勿爾也其言善道事而去國也李草廬惟秦遽絕公交公猶不渝舊義乃曰秦之平日每言吾過失是曾相愛者終不絕後李公自知其過就公以謝嘗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無他道相與教戒歸於無過之地而已每見親舊與人爭詰則不憂其利害勝負而唯恐其有失其居鄉也未嘗一與人爭入或加之以無道直受之而無報嘗曰吾寧容人不可求容於人其與鄉人處無論貴賤老少各盡其歡鄉人相過非甚病即迎接笑語不設畦畛或有所問開說不倦其有妨於人者

則絕不肯爲少時力於稼穡躬率僮僕雜於農畝而至於傭助蓄洩之間無不處以至公無少撓害愚氓皆感信不己人有疾病急難凡可救護者無所吝惜嘗鄰人有病所須之藥絕貴聞公有儲來乞即傾儲與之家人欲分留則曰家中時無疾病而彼非盡得不能濟其急吾何忍爲後日地而有所惜乎人有喪葬必盡匍匐之義而亦必由親及疎嘗見人致力於朋友之喪而不恤其親戚之死者曰人所以重朋友者以其明親親之道也而今若是之舛耶其於辭受也未嘗不分明無名之饋一芥不肯受守令之間遺

日齋遺稿卷四十四  
尤不輕受曰今之守令無私物與受皆非也平日雖  
在野未嘗一日忘國家之憂每聞朝家得失憂喜形  
於色卽爲之分說是非而眷眷不已丙子以後無意  
入世事凡奉身之具皆異平日而妻孥契闊亦不復  
爲念也嘗有詩曰古人胡未滅屋宇任頽傾此意誰  
能述幽懷自不平每謂朝家苟有復雪之志而有  
可以助其萬一者則雖身爲執鞭之士所不辭也故  
士友間有志者或以爲今日時世無可仕之義者公  
瞿然曰爲士者只觀人君有爲與否而爲去就今  
朝家玩愒朝夕而已則士不可徒自辱也 聖主苟

有大有爲之志則吾輩二百季世祿之臣何敢有潔  
身之計及 孝廟奮發大志公首起赴召羣賢繼而  
彙征寔爲一代之盛但公每謂近世黨論喪人心德  
雖有周公之才一有黨論之心爲惡將無所不至而  
於和同比周隱惡包荒之道特反復焉以爲君子旣  
成己則必欲成物革寇敵爲臣民化奸兇爲善良與  
萬物偕之大道者此大人之用心也世俗徒以同異  
爲邪正而好惡爲去取以和附爲尊賢而激訐爲嫉  
惡未必真得其天下之公而適有以濟其私是所謂  
黨而已矣以是卒不得安其身於朝廷而諸賢亦不

得終有爲於世矣蓋公之學以理爲主以誠爲本而謂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恆言言生而不言殺由是晚年所造心與理會信在言先體用圓活本末相應以之行己以之接物以之出處進退隨時處義沛然自信坦然獨行毀譽榮辱無所動於其中常有千萬人吾往之氣象而所以行之者則未嘗不出於至誠惻怛藹然本心之全德故人無貴賤賢愚苟有好德之良心而不爲較計之私所泯者莫不敬慕咨嗟沒世不衰噫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者哉尤庵目公爲粹然無雜之君子可謂善言公矣公於天文地志算

數星曆吏治兵機及經界之法郵驛之政無不講究首尾要以措諸實用而每謂程朱以後學者讀其書誦其言亦不暇給雖欲著書有如耒耜一制而不可復制故平日無所著述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夫人咸陽朴氏工曹正郎諱知警之女溫惠恭儉自少至老罕服絹帛勤於女工以成家業丙子以後公避地嶺表簞瓢屢空而共安貧賤無有怨悔公分衣輟餐以厚宗族而順旨無難色至於祭先追孝之道承意竭誠罔不如儀公在朝旣廩繼米肉別有筐頌甚渥皆令散諸親戚鄰里而夫人欣然奉承不以一毫自

私也始經亂之後累季未得歸寧而正郎公捐世夫  
人以爲終身之痛每於兩親諱日輒設位於寢而自  
祭之以寓其哀慕焉愛子女極其慈而教之以方待  
婢僕撫以恩而御之有法閨門之內常雍如也公未  
歿夫人已有疾及遭公喪哀毀轉劇以其歲四月廿  
日繼卒祔葬于公左有二男三女男長愔持平次惟  
女長歸于拯次適尹義濟季適宋道顯皆士人愔三  
子以鍾以鏞以鉉五女長適金元燮學諭次李鼎興  
次成益昌餘幼惟三子以鋌以錯以鎮一女適李寧  
錫拯二男行教忠教一女適任震英尹義濟二女宋

道顯一男一女及曾孫男女十餘人皆幼公既歿之  
明季鄉里子弟及從游之士慕德益淡無以寓其安  
仰之痛於是相與謀立石表墓而欲得當世立言君  
子之言以刻其陰持憲君兄弟述公之平生事行以  
授拯俾之撰次爲狀嗚呼拯之事公首尾二十有六  
季矣其始也蓋茫然如望洋莫知其涯涘既而默觀  
公之言行表裏無一不本於誠若無定本而自有成  
法左右逢源俯仰無忤然後方喟然有學而未能之  
歎矣拯猥以庸鄙蒙公愛予甚篤所以諄諄提命者  
無所不至當時或有信不及者而竊識於心久而益

驗其不我欺也恨不能委身從事以竭吾才辜負平日期望之至義至今若存若亡無有實地之可據以爲安者則有何見識可以形容德美之萬一以傳信於來世耶顧胤子所記不溢不誣無容更贅辭說謹因而述之以備秉筆者採擇焉

贈青巖察訪崔君行狀

甲寅

君諱璫字仲潤其先全州人高麗侍中文成公阿之後七世祖德之集賢殿直提學以文德顯我文廟朝引季歸鄉朝廷留之不能得上命寫其像賜之一時名勝如成謹甫諸賢咸贈詩以別比諸疏太傅

後鄉人立祠以享之曾祖彥清濟用奉事一蠹鄭先生之外孫祖耆壽娶冲庵金文簡公孫女生諱應生即君之考也妣恩津宋氏宣務郎錫昌之女君以天啓丙寅生幼有至性拾棗栗必先進於父母稍長順承親志未嘗有違而有過則必諫友愛兄弟致其和樂年十三娶于金氏金家頗溫衣食之稍好者君輒不衣不食曰父母菽水不繼體無全衣子何心獨享此哉金家感其言每以財周君之父母及君之父疾病君日夜涕泣未嘗離側事急斷指進其血既喪家貧無以爲需凡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其未殯粒米

不入口哭泣不絕聲未葬日夜在殯側朝夕哭奠一禮不憊既葬蔬食陋室所寒不溫壞盛暑不開戶不臨敞不脫衰麻危坐終日讀禮未嘗出聲只逐字點看而已墓距家二十里朔望徒步往省不以寒暑廢焉既練禮許食菜果而其味美者亦不忍食其妻嘗病危自外問之終不入見其面既除喪日必晨謁祠堂翦爪落髮未嘗棄地曰父母之遺體也越明年得病沉綿竟以庚寅九月終季僅二十有五知君者無不惜其早夭君自志學刻意讀書求究其義有疑晦處以紙標記不必勝友逢人必問非有疾未嘗當晝

而卧亦未嘗解衣冠而處素善飲後絕不接口爲人恭遜未嘗言人過失教小兒使家人勿視以誑曰蒙養不可不端古方然也觀其以鄙俚之言叱咤奴僕則必呵禁之此又君他行之可見者也及其病頓不能起坐而猶以書冊付諸壁上而覽焉噫以君之美質篤行又能好學如此使天與之季其所成就當不止此不幸以毀而歿可哀也已孺人金氏高靈人名立之女亦有士行事舅姑奉養之具無所愛以順適君之孝心其父母無嗣唯有孺人其喪孺人躬奉饋奠一如男子及寡凡所以自養者一切拋棄衣食居

處不省寒暖曰未亾之人生不如死也唯痛念孤幼  
勉修農桑使不失舊業及其稍長則勸學甚篤曰汝  
父臨絕遺訓也有過嚴辭切戒或廢食涕泣以故諸  
子畏之如父待婢僕兼有恩威諸子有客雖窶乏必  
盡誠待之曰人家無客由待之薄也寧有人來人家  
而待之不盡心乎奉祭祀甚謹具饌必精不令人先  
食既祭則分餽于族隣下逮僕隸皆遍有新物必即  
買而薦之舅姑諱日必備需送助及病固拒醫藥謂  
其子曰死生在天且余不死爲汝幼也今汝等長成  
吾死何恨又顧而戒曰唯汝二人和樂則地下無憾

矣生以甲子二月卒于丁未正月君初葬尼山月谷  
甲辰三月改葬于公州南九洞辛向之原孺人祔其  
左歲戊申君所居懷德鄉人列君事行聞于朝曰崔  
某孝誠古人所罕士夫氓庶莫不歎誦咸謂斯人不  
可使泯沒 上命有司 贈君務功郎青巖道察訪  
炭翁權先生題其表曰孝子令妻之墓嗚呼可以爲  
善人之勸矣君有二男曰基萬基億基萬學于炭翁  
其母卒亦以善喪稱我先君子嘗過其廬力疾就弔  
之曰孝子之子也基萬請余爲之狀噫先君之所許  
也炭翁之所表也 聖朝之所褒也顧余文之不足



而何媿辭之有遂就家狀而序次其最以還之

沈式汝行狀

甲寅

亡友沈君式汝名楷季十九爲我叔父石湖先生之婿仍受業于先君子之門拯兄弟與之日夜同處者數季君爲人明潔端良敏悟善學讀大學中庸近思錄家禮通鑑綱目春秋四傳悉通其大義志趣高遠不肯以小成自期待一言一行未嘗放過叔父與先君子深喜之以爲質美而見早真實而刻苦其進不可量己不幸得疾季僅二十七而歿惜乎哀哉君歿之後七季君之兄梯德升錄君平生以示拯使之次

以爲狀拯固受我叔父之命矣曰斯人余不忍其泯泯於後世汝其傳之拯敬唯而未及焉今何可辭遂受而閱之其中拯所未及知者亦多矣其言曰式汝幼學于家庭句讀詳正文義曉透父母鍾愛曰此能繼家聲者也甫冠而孤自念孤露慨然有力學自立之意及託師門益自奮勵受一言見一事得一文字必錄取歸來以語諸兄在師門或累月或半歲貽書諸兄每惓惓以奉祭養親勉學教弟之事爲言其書有曰弟未及諱日而歸莫伸終天之痛瞻望無及獨自悲泣祭需何以辦備養生祭亡無以盡誠家貧可

傷唯當親審精潔盡其愛敬而已物之豐約稱家有  
無且兄近於何地用工夫耶勿令俄頃閒度也况如  
少弟輩尤戒浪遊必須嚴課勤督警惰矯慢又曰離  
違姜被已閱旬餘望雲之懷實不可堪古人有三季  
遠遊者何耶得待函丈來在山房日用見聞無非學  
也唯以是爲幸耳又曰少輩課學立其規模則自知  
持循故魯西齋規一通書送願淨書揭壁諄諄勉飭  
久習則必有效矣又嘗謂諸兄曰吾輩早失所怙只  
兄弟相依門衰家貧雖不能如張公藝九世之樂若  
有室有家教子教孫以儒學爲業不替吾家文獻則

可矣又曰人家行業在冠婚喪祭等禮必自今日爲  
始然後可爲子孫之遵守也於其妹婚講求古禮而  
行之又欲別抄祭儀以立家規未及成焉又抄古人  
言行其目有六曰孝敬刑內教子友愛親親師友名  
之曰行鑑以自朝夕省覽焉又嘗曰願得一丘居焉  
讀我經史教我子姪一生無疚於心足矣至於決科  
與否非所論也有詩曰歸農有谷宜今世遁退名村  
慕昔賢蓋言其志也又嘗謂其姪世熙曰一架書冊  
數間茅屋願與同志共之又曰克己須從性偏處我  
病餘心恙喜怒多不中理克復工夫當倍於他人又

嘗辱稱拯兄弟曰吾以尹先生爲師子仁兄弟爲友庶其成學業也又曰嘗在書室有硯匣在前吾以足推之子仁曰凡物當以手持不可以足慢之也吾自此遇物不敢慢忽也又曰子恕嘗曰君與吾兩家皆素貧窮若吾輩出身之後一毫有異於今則未免爲貧夫吾亦淡以爲然噫此皆與其兄弟言於家中者微德升拯何得以知之其懇懇居家之實行專專向道之誠意如此其篤而乃中道天拯齋志入地此聖人所以有苗而不秀之歎也獨我叔父悼君之辭有曰人生百齡苟無可紀之善則與草木同腐脩短不

足言若斯人者卓立於善信之地者自有不沒之實安可以夭折論乎嗚呼此差可以慰兄弟朋友之悲矣式汝生於壬午歿於戊申葬于廣州治西先塋側異向之原其先青松人青城伯德符之後考諱之漢承旨妣羅州朴氏安東權氏俱封淑夫人承旨公重厚寡默教諸子以義方嘗以小學授諸子曰修身大要在此矣又不令諸子出遊市街曰遊戲賈販之事非士夫家子所觀也權夫人孝慈和柔配德無違式汝之賢蓋有自也式汝以親老治舉業嘗發解兩試旣以病數季廢科得祿反哺之願甚切而竟未能遂

知式汝之心者重爲之哀也妻尹氏生與式汝同季性端慤誠一式汝嘗夜讀書而坐睡妻警之曰息勝如此則學業豈有所成哉式汝爲之稱善式汝歿自傷早寡無子水漿不入口踰月而死我叔父哭之曰女自喪夫之後吾累有書而一不答吾已知其志之決矣得配君子捐生以從又何憾焉聞者莫不隕涕與式汝同日合葬焉嗚呼吾聞朱夫子之言曰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不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爲尤難遊先人之門者多矣其悅之深而信之篤如式汝者或鮮蓋將得諸心修諸身推行一家垂法後嗣庶幾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儻天假之季俾得以卒充其志則其德業之可書者豈但止此而已哉已矣夫如斯人者豈可易得於今世也旣敘君本末又太息而書之

堂叔父龍西先生行狀

先生諱元舉字伯奮我坡平之尹以高麗太師諱莘達爲始祖而本朝佐命功臣昭靖公諱坤之九世孫也高祖諱先智兵馬節度使曾祖諱暉贈左承旨祖諱昌世贈吏曹參判考諱烱侍講院弼善丙子之亂扈嬪殿于江都城陷死之孝宗朝贈都

承旨妣海平尹氏僉知院之女月汀文貞公根壽之孫也先生以萬曆辛丑四月十日生于江原道伊川縣衙時先生之外祖僉知公爲縣宰也前夕梧陰相公之計適至梧陰卽月汀之兄文忠公斗壽也僉知公夢有人來告曰爾家勿以爲憾今復有一大人降生矣僉知公驚起問之則先生生矣生有異質容貌爽朗祖妣慶夫人奇愛之嘗見其至曰間者一隅光明吾以爲月也乃汝也十歲時受學於家庭聰悟絕人文思驟達稍長志氣慷慨奮發遑厲有千萬人吾往之意季十四赴庭試問旱對曰斬爾瞻天乃雨

爾瞻光海寵臣也聞者莫不吐舌正字權公傲路遇先生而賞之歸之以女芝峯李公晬光其外祖也芝峯聞先生才名欲試之呼韻以天爲題先生卽應曰造化盛衰看草木陰陽開闔識昆蟲人生人死隨朝夕聖道長存與始終芝峯稱曰達理之語也時昏朝政亂弼善公廢處鄉莊先生亦不肯爲舉業與芝峯諸子詩酒自娛癸亥仁祖改玉始復赴試得發解兩場遭慶夫人喪不赴覆試乙丑與從兄童土公往遊沙溪金先生之門金先生虛己以待丁卯虜變大駕幸江都世子分朝南下先生時在尼山與童

土公率同縣儒生迎於道傍分朝大臣李公元翼以世子命引見諸生訪以時務先生獨抗言曰公州有長江之險今宜固守山城招集軍旅以爲進援江都之計不可退一步地以求自安也又言軍務便宜數事李公顧左右問姓名曰前固聞之果奇士也後見仲父入松公亟稱有賢姪云 崇禎己巳丁內憂癸酉中生進兩試乙亥遊太學時諸生議栗谷牛溪兩先生從祀文廟將陳疏以請而爲齋任者惑於異議遲疑不決先生面斥於食堂曰兩先生道學之純正不翅如日月之光明一國人士莫不尊親而肆其詆

誣者唯鄭仁弘李弘老輩若干人而已今仁弘弘老皆以姦宄伏法豈復有祖述其餘論者而齋任何其猶豫至此乎有權貴中者立異曰唯聖人能知聖人牛栗固賢矣今之議者有如牛栗者乎先生折之曰孔孟之後未有孔孟程朱之後亦未有程朱而後世皆知爲孔孟程朱貴中等無以應士論快之丙子冬虜兵猝至上將去邠與諸大臣坐南城門樓議所向城中鼎沸先生時與友人讀書奮然曰虜之先鋒不過百餘騎而凍餒疲乏可迎擊而擒也此又虜之精銳擒此則虜必氣奪矣此正所謂以逸待勞先人

有奪人之心者也奈何見百餘凍餒之虜而亟欲走避乎遂徒步赴南門將叩馬而諫路遇弼善公公曰大駕已向南漢吾奉嬪殿將入江都汝雖往無及矣仍命歸率家屬南下避兵先生至尼鄉聞慎獨齋金先生欲舉義兵往從之未幾聞弼善公訃奔喪至江都扶柩返葬于尼山先塋遂居墓下每日朝暮哭又上墓哀哭以終三季先生憤痛家國非常之變外除廢棄舉業絕意人世卜居于魯城之東雞龍之西爲終焉計與童土公志同氣合以討論經義訓迪後生爲事不以家事經心至於簞食瓢飲有時不繼而清

坐竟日泊然無爲童土公傲故范氏義莊韋家花樹之規講立宗約先生與吾先子常會棲于墓下之丙舍聚一家子姓而教之爲之樂而忘憂丙戌移寓于連山與慎獨齋先生所居相近從遊益親又與吾先子訪市南俞公講易旬日而還人以擬湖湘故事焉孝宗卽阼之四季癸巳除 齊陵參奉丙申除義禁府都事戊戌趙公復陽以志氣超邁見識通明薦先生超拜工曹佐郎明季陞拜正郎皆不赴 孝宗昇遐奔哭于闕門之外出東郊路次哭送廡衛連除宗簿寺主簿成均館司業不拜而歸庚子拜司憲府持

平有 旨召呈狀遞九月又以持平召先生以禍故  
餘生不願仕進之意上疏陳情 不許再疏略曰國  
之爲民者四士農工賈而士之品有三志於道德功  
名富貴是己非獨士有是三者人君亦然人君志乎  
道德則道德之士進志乎功名則功名之士進志乎  
富貴則富貴之士進臣不敢知 殿下之志何居耶  
殿下不以道德爲志羣臣徒以富貴爲心而苟循虛  
名專事文具則雖日勤旁招之舉無足以淑人心礪  
世道而僥倖之門奔競之道亦將由此而大啓矣目  
今天災時變莫之勝說水旱相仍饑饉荐臻此誠危

急存亾之秋也苟未能發一非常之政以示大警動  
大變革之意則區區裁省蠲減之政不足爲誠小民  
祈天命之術也在上者必須卑服如周文非食如夏  
后以爲示朴之本而必須賜租如漢文息民如晉悼  
以爲賑飢之本猶可以少革汰侈之風而得濟溝壑  
之瘠矣 優批申召呈狀而遞先是尹善道者投疏  
論服制之禮語極陰凶臺諫啓請善道按律定罪而  
炭村權公認疏論善道雖有媚嫉之罪不可以言罪  
人言路並劾之竟至罷逐先生以爲權是善士豈可  
以一言指爲邪黨乎常歎時議之偏是疏也欲因用



士一款而特及之旋以出位論事爲嫌而止而謗議喧然銓郎金萬基至塞先生臺擬先生超然不以爲意辛丑十月還拜掌令呈狀遞尼鄉舊有輔仁堂爲士子藏修之所栗谷先生所爲作記者也蕪廢已久先生與童土公及吾先子共議修復創立東西兩齋至是東齋成先生與村秀諸生畱棲之立規課讀每歲春秋恆處齋中以爲常癸卯秋再除掌令冬除司業甲辰四除掌令皆呈狀遞乙巳移寓嘉林之笠澤乃九拙閔公晉亮之別業也先生與九拙交好甚篤爲取江湖之勝借居四載而還丙午又再除掌令丁

未 大駕幸溫泉陞拜司導寺正己酉再下別諭召之又除掌令皆以病辭庚戌以待講院進善召先生自以季老將死不可無一言而 世子方向學最爲急務故疏陳輔養之道以及 上躬略曰臣竊聞王世子天資英睿至性仁孝此誠無疆之休而既有三公爲之師傅又有卿士爲之賓客講讀則有待講之院陪御則有翊衛之司所以輔翼之具可謂備矣然書曰官不必備唯其人則官雖備不可恃也亦人而已矣近者宮僚之官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此豈所以難其人重其任之道乎又曰我朝 世

子入學之法雖倣古制而一番以後遂廢不講則是亦空文而已矣宜選公卿子弟及凡民之季少俊秀者以爲侍講院學生如唐朝弘文館學生之制使與世子同處習學則其與阿保摯御遊燕淡宮者其損益相懸矣又曰孔子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殿下亦宜自謀以身先之立志以爲做事之根柢正心以爲出治之本源勉學問而師聖賢畏天戒而恤民隱近忠正之士遠巧佞之人省侈靡之飾崇節儉之風克去己私以恢公道從諫不拂以來直言上以繼述先王之志事下以創建子孫之統業 聖批優

納辛亥又除掌令不赴壬子正月有疾彌留累月從弟石湖公來省病留止浹旬與之談說詩書怡愉道義若不知隱疾之在躬焉涉夏轉劇謂諸子曰吾季今七十有二死復何恨又曰近世浮虛成習無行可記而必爲碑碣少有文名則必爲刊刻我死汝等慎勿爲是堂姪拯對曰彼褒崇虛美者固不可亦不容因此而盡廢今雖自謙有此教戒後人恐不得遵行也先生搖首不肯至七月十二日終于正寢石湖公題銘旌曰徵士尹公之柩歷閏月八月甲寅葬于公州板峙甲向之原先生天稟高邁淡然寡慾於名利

事

芬華一切世味視之泊如以至榮辱毀譽禍福憂樂  
一無所動其心平居樂易和平未嘗疾言遽色待人  
接物任真率意無所修飾胃懷坦蕩論議通快表裏  
如一物我無間窺人小夫徃徃從傍竊笑而不自知  
其涯涘之難窺也識趣超詣早有得於昭曠之原觸  
物觀玩隨處自適然晚季嘗戒諸子曰吾少不自量  
驚於虛遠不能用功於真實地以至老而無成爾曹  
切宜戒之蓋先生不拘拘以繩墨自律而吾先子輒  
規以敬無內外先生未嘗不悅故其自道之言如此  
先生與童土石湖二公及吾先子兄弟而朋友也每

相聚怡愉切磋窮日夜而不知倦自性情心意之微  
日用事物之常以至世道升降之數國家治亂之故  
靡不疊疊講討有時喟然有挽回三古之想焉先生  
不喜著述爲文章少好爲詩格調高潔而意致清遠  
末季以爲枉費心力鮮復爲之先生歿後諸子裒得  
詩文爲二卷藏于家先生初娶安東權氏再娶延日  
鄭氏進士維垣之女生三女一男三娶光山金氏郡  
守灝之女生二男一女長男曰柱人以爲有先生風  
不幸僅四十而歿有五子二女曰峇教和教清教任  
教彝教李基慶鄭纘烈峇教生員壯元次男曰揄進

月孫遺稿 卷四十四  
士參奉有四子曰一教餘幼季男曰拊有子女皆幼  
長女婿曰金華鎮有二女崔綺翁李益濟俱進士次  
女婿曰閔仲才次女婿曰金世聲有五子一女曰埒  
垠柳道玉進士餘幼次女婿曰曹錫禹有子女幼季  
女婿曰朴汝聖有女幼揄拊皆教兄弟皆以文行自  
修庶幾承我遺教而不墜先生之緒餘也拊以無似  
蒙先生愛予每進拜輒追然開懷退必命留之再三  
至今想像音容如隔前晨而先生之棄世倏已一紀  
有餘矣揄拊屬拯以家狀謹以耳目之所及者撰次  
如右學識淺陋於其大者遠者懼不能髣髴焉然寧

損於實而不敢加者猶恐有違於先生面教之遺命也

### 濟用監正申公行狀

公諱澆字澆之其先高靈人有諱成用始顯於麗朝  
七世而爲文忠公諱叔舟又二世而爲文景公諱用  
漑仍九代以文科進世所罕有也文忠佐我世祖  
成宗有文章勳業文景相中宗爲士類宗主世以  
爲文景在則神武之禍不能作也文景生諱瀚掌隸  
院判決事判決生諱汝柱加平郡守郡廨失火延及  
祠堂冒入鬱攸不出事聞旌閩郡守生諱椽同知中

樞府事同知生諱應傑承政院左副承旨號晚退即公之高曾祖禰也晚退公學於牛溪先生蔚然成德清陰金公尚憲銘其墓妣海州吳氏 贈領議政希文之女而楸灘忠貞公允謙之女弟也公以 萬曆丙申正月廿六日生幼聰明端粹蒙養又正八歲從風玉軒趙公守倫肄業絕不好弄趙公奇愛之以童子試講于禮部儀容玉潔誦讀如流應對周旋儼若成人上自卿宰下至郎署胥隸莫不嘖嘖驚異遂舉名入啓 宣賜大學一部以獎之稍長攻文詞才調過人成滄浪文濬爲著讀書七訣以與之十三發解

司馬華聞日彰而從容養重務爲內葆不欲以才藝自銜且無汲汲榮名之意嘗入場屋屬藁未書日已暮折卷納橐中有欲爲寫者而終不聽聞者擊節甫弱冠已有盛名所與交皆當世勝流一時先輩長者皆傾心許與不以晚出待之如滄浪公及玄軒申公欽期許最淡而伯舅楸灘公則以爲知己相得之心晚而益契始晚退公久未有子及公之生即以書報喜于牛溪先生曰知先生眷念祈望無異己孫豈料季近五十乃有此喜今而後雖死無恨至是又嘗曰吾真死而無憂矣癸亥晚退公捐世公守其庭訓益

自植立己巳除四山監役未幾辭不仕復右水運判官陞漢城府參軍轉工曹佐郎甲戌出補求禮縣監戊寅棄官歸湖西之藍浦故里自此謝絕公車業無復仕宦之意己卯除翊衛司翊衛庚辰拜金山郡守甲申拜戶曹正郎又遷翊衛乙酉拜泰安郡守每除輒辭或黽勉赴官事有不樂曾不恡情去畱嘗歎曰吾早失怙恃不能盡菽水之養今棲棲下邑者只欲以專城之享上奉祭祀而已不然豈爲妻孥計作五斗吏折腰耶清陰公雅重公嘗長銓擬擢用會去位不果及 孝宗初年二三元老交薦公將置臺省公

聞而不悅曰此欲令我亦隨衆欺世耶庚寅赴永川郡守癸巳赴安山郡守甲午赴青松府使皆欲避世之指名也歸自青松公年已周甲矣丁酉拜海州牧使戊戌除潭陽府使皆辭不赴吾仲父童土公公親友也將赴官湖南公以詩送之曰吾輩功名足一麾白頭形役亦堪悲從今閉戶城南巷六十季來悟昨非蓋見其志也平居不喜交遊淨掃一室點塵不畱左圖右書栽松養鶴花朝月夕嘯詠自娛雅好山水雖居城市趣未嘗不在山林嘗往遊楓嶽諸山常曰紛紛今世無開眼處况今季老身衰安得水石之區

明齋遺稿 卷四十四  
永謝塵紛結茅徜徉以終餘季乎以淵明歸去來辭  
及圖挂諸壁上諷詠而寓懷焉拜軍器寺正己亥拜  
濟用監正移軍資監辛丑拜禮賓寺正皆未幾辭遞  
壬寅冬復除濟用監正歎曰吾今季迫七旬尚可更  
戀斗斛之祿以貽暮季恥辱耶遂謝病遞癸卯八月  
二十九日考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八是年十一月  
六日葬于楊州治東金村寅坐之原從先兆也後以  
中子翼相貴累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公爲人溫  
雅而簡正好惡是非一裁於義不喜人雷同持身恥  
近名之行居官絕干譽之政不以得失毀譽嬰其懷

飭躬砥行老而不怠常曰兒時觀光泮試適垂袖而  
過有一宰呼而前語之曰端拱徐趨自是兒家法也  
自聞此言心未嘗怠忽也內行淳備奉先之誠友愛  
之篤人所不及每當祭祀殫誠盡禮五十季如一日  
待姊妹苦樂休戚與之爲一第宅相望每相團會怡  
怡和樂聞者豔稱常曰吾所不能遠引者徒以姊妹  
在故耳到老尤不忍一日相離也視諸姪無異己出  
伯姑有疾日往候問者殆歲餘祈寒盛暑未嘗廢疾  
篤涕泣不自勝及喪如失所恃遇族黨無間戚踈見  
其有飢寒者猶己飢寒也教訓諸子不少暇貸日子

孫有過而不知誨者其與愛禽獸奚擇哉嘗戒諸子曰人而不學無以爲人吾欲汝曹力焉科第則非吾所急也又曰士當立心直諒行己不苟不可爲名利絀苟有慕富貴利達之心則終必自欺而欺人無所不爲矣不顧義理而科第是競者是皆穿窬之徒也壬寅翼相擢大科公不樂曰人心世道已無可爲者當此之時汝占科名耶仍語之曰難進易退士大夫疏節苟以其道雖三黜吾無恨如非道也雖萬鍾之貴吾實恥之吾家自文景以後雖未顯用世襲冠冕未嘗有一官之苟得汝曹勉之至於忠恕節廉之道

持反復焉晚季杜門閒居意想超然若無所係著而傷時悶俗老而彌切常喟然曰國家紀綱紊矣士夫廉恥喪矣其能國乎公自少不能與俗俯仰聞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惡如澆己也見其有心術之害者則尤痛斥曰此無與於我而忿嫉之心自不能已也嗚呼觀於此數言則公之平生所養可知矣少時爲詩清新有致權石洲韞李九畹春元咸稱賞之然未嘗對人談詩以外見故人無知者云淑人星州李氏忠肅公尚吉之孫知中樞垆之女忠肅公爲擇對歸于公喜觀列女傳服勤女紅雖至老病不怠諸子



勸止則以敬姜之告文伯者警之知樞公嘗曰吾女婦人焉耳否者豈不顯揚昌大吾門乎訓子女御婢僕皆有道主中饋四十餘季無違度後公一季卒享年六十五祔葬公墓 贈貞夫人公有三男五女男長必相主簿次卽翼相副提學季遇相進士參奉有才行早天人惜之女長適郡守金光斌次適具鳳翼次適李奎齡參議次適申宗華佐郎季適權世經府使主簿娶師傅宋時瑩女生一男曰泳副學娶府使朴徹女生二男二女男曰瀟曰濟婿曰韓世箕李漢宗參奉娶參奉李悟女生一男曰潤二女幼金具二

氏無子參議一男曰明恆進士二女曰俞德基張橈佐郎一男曰轍生員一女曰李聖漢府使一男曰相周一女曰李世遇副學記公遺事授拯俾爲之狀拯竊惟念先君子與公爲中表族兄弟也平日慕用公不淺拯少卽屏螫雖未及一拜牀下而聞公德義之實則己熟矣及見副學所記尤以感歎嗚呼公以晚退之子楸灘之甥涵濡於師友淵源有質有學有文有行固當享有名位於朝廷而乃退然冲挹以終其身先君子嘗有言岐山法門尚本實而賤浮華重道義而輕名利務厚於內而薄於外其流風餘韻在於

及門之世家者猶可徵也若公者真可謂不失其遺  
矩者歟公之言行雖不多要皆可以爲後生法式不  
得以略也謹悉次第之如右以俟知德者考焉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四十四

